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九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必亦反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匹亦反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

市林反或叶市隆反

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

叶諸深反或如字

**集傳**

賦也蕩蕩廣大貌。

朱氏公遷曰此據理而正言。蕩蕩二字本稱美之詞也。辟。

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烝衆諶信也。○言

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

乃多邪辟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

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

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僻也。蓋始為怨天

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劉康公曰。熊氏剛大曰。劉采邑名。康諡也。康公定王

同母弟。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程子曰。民

王季子也。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朱子曰。此大本之中也。只是恰好處。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

敗以取禍。此之謂也。王氏安石曰。受天地之中一也。則

有終。鮮終。則命靡謚矣。

命靡謚矣。





孔氏穎達曰。此下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爲下章總目。且見實非殷商之事故。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意也。○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言靡不爲盡然之辭。鮮有爲少。有之稱。文不同者。容有君子不改其操。故言鮮以見之。○嚴氏粲曰。疾威者厲王所爲。而天實命之。是天爲此疾威。天實爲之。則無所歸咎。然天亦豈欲令厲王爲惡乎。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初皆善。而其終鮮善。是人自暴自棄。非天使之然。王自不爲善。豈天賦予以惡哉。○許氏謙曰。此章言人之多辟。非天命之本然。人自失其初耳。以起後章之意。○朱氏善曰。此章正意在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二句。夫自其初而言之。人性皆善。厲王之性。亦文武成康之性也。而何不善之有。及要其終而觀之。則文武成康若彼其仁厚。而厲王若彼其暴虐。何也。蓋文王性之者也。武王身之者也。成康困知勉行者也。厲王自暴自棄者也。惟其自暴自棄也。故與之

言仁義之言，則拒之而不信，與之行仁義之行，則絕之而不為。然則非天命之多辟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底於多辟也。非天命之匪謔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為是匪謔也。非天命之多辟，非天命之匪謔，則其蕩蕩者固自若也。而豈可以疾威言之哉。固知其為怨天之辭，而非天之實有是也。

○文王曰咨咨女音汝殷商曾音蒲是彊禦曾音蒲是掊音蒲

反克曾音蒲是在位曾音蒲是在服叶蒲天降滔他刀德女反

興是力。



賦也。此設為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曹氏粹中

曰自契始封商。地在上洛。湯受命。彊禦暴虐之臣也。謝氏

枋得曰。彊。彊梁。禦如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何氏楷曰。彊。禦是妒賢疾能者。下章言彊禦多對是也。

克聚斂之臣也。何氏楷曰。培克是聚斂巧取者。下章言寇攘式內是也。服事也。毛氏

菴曰。服。滔慢。王氏安石曰。彊。禦政事也。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

呂氏祖謙曰。言任之之堅也。○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於

文王所以嗟歎殷紂者。言此暴虐聚斂之臣。在位用事。

乃天降滔慢之德而害民。然非其自為之也。乃汝興起

此人而力為之耳。

范氏處義曰。賢者愛君。不能自已。以文王為周之



始王聖德尤盛。故假其辭。猶冀厲王聞之。翻然悔



過蓋用意深矣。彊禦掎克之人而在朝廷之位。服朝廷之事。是天降滔淫之德。爲國之患。王奈何起而力任之乎。自二章以下。皆設言商之過。猶後世借秦爲喻也。○輔氏廣曰。此章以下。託爲文王歎紂之詞者。蓋厲王暴虐。詩人不敢直刺其惡。故耳。且厲王之虐。大略似紂。以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自古危亂之君。率是暴虐與聚斂之臣竝用。蓋此兩等人實相須也。非暴虐則無以爲聚斂之資。非聚斂則無以極暴虐之惡也。滔德謂慢天之人。卽暴虐聚斂之臣也。所以敢爲暴斂之事者。只緣慢天故爾。○朱氏善曰。厲王之惡。貪暴而已。惟暴也。故所用皆彊禦之人。惟貪也。故所用皆掎克之人。會是在位。謂以之而居公卿百執事之位也。會是在服。謂以之而任公卿百執事之事也。彊禦也。掎克也。卽所謂滔德也。而以爲天降之者。世之有治有亂。雖本於人事之得失。亦關於氣化之盛衰。然則汝之興起此人而力爲之也。果孰使之然哉。亦不得而不歸於天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對。直類

反

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側慮侯祝周救靡屈

靡究。

**集傳**賦也。而亦女也。義善對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

也。侯維也。作讀為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

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胡氏一桂曰。如所謂禦人

以口給則是以為寇盜攘竊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

無極也。



輔氏廣曰暴虐之人自以人多怨已而恐禍之及也故詭謀譎計採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於上而惑亂其聰明以自揜其惡上之人用是而反親信之則是為寇盜攘竊之人而反使之居內矣人君好用暴斂多怨之人則怨謗必將反移於已也○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正謂此也○嚴氏粲曰汝當秉持善道乃用彊禦作怨之人非善類也此人問之則以流言對非忠言也小人為盜賊之行是寇攘不在外而在內也人心相疑則詛祝相要無有屈極窮究之時忠信之衰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奭白交反休火交反于中國

叶于反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反無側



爾德不明以無陪

蒲回反

無卿

**集傳**

賦也。魚然氣健貌。斂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

反自以為德也。背後側旁陪貳也。

孔氏穎達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

○范氏處義曰。曰背曰側。小臣也。曰陪曰貳大臣也。

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

稱其官如無人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此又承上章怨謗而言。厲王資稟既暴虐矣。而又用暴虐之人。盛其氣力以肆行於中國。

方且斂眾怨而自以為德焉。此皆由不明在我固有之德故也。而其所以不明其德。則又以王之前後左右公卿陪臣皆暴虐聚斂之人。而無一人稱其官者故也。○朱氏善曰。魚然者。怒氣之盛也。斂怨以為德者。不以德

為德而以怨為德也。人君不明其德，則慈祥豈弟之人遠而暴虐聚斂之人進，無背莫為之後也，無側莫侍其旁也，無陪莫為之貳也，無卿莫為之輔也，非實無也，雖有之而不稱其職，不任其事，則亦若無人焉。爾。○韋氏調鼎曰：德者何？本心之明是也。心明則自然所用必君子，而前後左右皆得人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湏面善爾以酒不

義從式。

叶式 史反

既愆爾止。靡明靡晦。

叶呼 消反

式號式

呼。

火故 反

俾晝作夜。

叶羊 茹反

**集傳**

賦也。酒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湎以

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止容止也。



孔氏穎達曰。聖人用酒。所以祭祀。養賢。周公作戒。使德將無醉。是酒然而醉者。人自為之。非天為之也。○蘇氏轍曰。人之沈酒。凡百不義。皆將從是起。故既愆爾止。則無所不至矣。○范氏處義曰。曰不義從式。所謂縱淫。佚于非彝也。曰既愆爾止。所謂用燕喪威儀也。曰靡明靡晦。則無時不醉矣。曰俾晝作夜。則不知蚤暮矣。所謂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者。胥失矣。欲無亂。得乎。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蟴。如沸如羹。

叶盧當反 小大近喪。息浪反 人尚乎由行。叶戶郎反 內異。皮器

反 于中國。覃及鬼方。



賦也。蜩。音條。蟴。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



者大者幾於喪亡矣。

朱氏公遷曰小大指政事言。

尚且由此而行不

知變也。巽怒。

孔氏穎達曰巽者怒而作氣之貌。

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

也。

易高宗伐鬼方。○毛氏萇曰鬼方遠方也。

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

**集說**

輔氏廣曰小大近喪即言如蠲如蟾如沸如羹也。人情怨亂如蟬之鳴如羹之沸則小者大者皆幾

於喪亡矣。乃尚不知變而由行於惡不已。其亦不仁甚矣。則人之怨怒豈有既哉。內巽于中國。覃及鬼方。所以極言之也。○朱氏善曰如蟬之鳴言其無靜默之時也。如羹之沸言其無清淨之處也。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言亂亡之證無閒於小大也。內巽于中國覃及鬼方言怨怒之極無閒於遠邇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

叶上反

殷不

用舊。

叶巨已反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

湯經

反大命以傾。

**集傳**

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

謝氏枋得曰。典。先王之訓典刑。

先王之法度。

○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

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乃不用先王之故法。所致。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

扈之屬。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輔氏廣曰。匪上帝不時。不時猶言不辰也。王自不能用舊爾。王

能用舊則時亦當如舊矣。程子曰：自是無人，豈是無時者。正謂是也。正使無老成人可用，而先王之政法尚存，獨不可為扶持憑藉之資乎。唯其并人與法皆莫之聽用，夫然後大命從而傾覆也。○謝氏枋得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詢康叔也。黎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耆舊，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

紀

去例

枝葉未有害。

許曷瑕 憇二反

本實先撥。

蒲未反 叶方 吠筆烈二反

殷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叶始制私 列二反



**集傳** 賦也。顛沛仆拔也。揭本根蹶起之貌。撥猶絕也。鑿

視也。夏后桀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

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爾。蘇氏

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

為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正猶此爾。殷鑒在夏。蓋

為文王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歐陽氏修

曰。非獨周

之鑿。殷之鑿。夏後之

興者。當又鑿厲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意欲厲王以紂為鑒。改修德教。故也。○稱人亦有言者。以古賢之言為驗。是苦其不

信。故引古以為證也。○范氏處義曰。人主者。固天下之本根。今所為如上章所陳。是先絕其根也。召公愛君之心。猶惓惓未已。故於卒章謂不獨商如此。夏之亡。亦如此也。使商能以夏為鑒。則商不亡矣。言商又言夏。冀厲王之必信也。○朱氏公遷曰。根本之實。指國家天命言。○陳氏推曰。此總括上數章。直指其禍亂之原。而示以當鑒戒之意也。

**總論**

潘氏時舉曰。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辟也。此章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託文王告紂之辭。皆就人君身上說。使其知其非天之過。如女與是力。女德不明。與天不湏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是發首章之意。○薛氏應旂曰。是詩曰。任小人。曰。廢典刑。曰。沈湎于酒。曰。魚休。是用。而其失皆原於任小人甚哉。用人不可不慎也。○

氏汝諤曰。疾威自說上帝。至其嗟歎殷紂。亦自託之文王。夫蕩本賦體也。而卒無一語及當世。蓋有諷諫之義焉。

# 蕩八章章八句

**集說**

序。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嚴氏粲曰。傷者。傷悼其將亡。甚於刺也。臣之作詩。皆發於憂國之忠。欲以感悟其君。雖弊壞已極。猶庶幾其改圖。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彭氏執中曰。板蕩之詩。深刺其君之惡。蓋大臣憂國愛君之心。不敢不如是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叶集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

孔氏穎達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

云廉隅

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

之賢者道行心平

朱氏公遷曰道行於身如色溫貌恭之類心平者言其用心均平無處不

然凡形於身者皆致意也

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

外有廉隅也

孔氏穎達曰以屋之外角喻人之外貌由內方而外正故觀外而知內

哲知

庶衆職主戾反也○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

以自警言抑抑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

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

是無哲而不愚矣。夫衆人之愚，蓋其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爲怪。哲人而愚，則反戾其常矣。

**集說**

范氏處義曰：君子之威儀能謙下者，必德之盛者也。人雖或哲或愚，然不知修德，則形於威儀者，必不能善。所謂靡哲不愚也。庶人之愚，由其疾之使然也。如所謂民有三疾是也。哲人之愚，則以不知修德，亦自戾其性。如所謂罔念作狂是也。何以知其能修德哉？見於威儀者，抑抑而謙下，是修德之符也。○呂氏祖謙曰：此詩以威儀爲主，乃自古論修身者之所同。蓋至切至近，莫過於此也。○輔氏廣曰：德與威儀，內外之符也。哲與愚，德性之反也。觀賓之初筵之詩，則當時習俗都無威儀可知矣。此所以有靡哲不愚之歎也。○嚴氏粲曰：抑詩多自警之意，所言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中庸大學相表裏。首章言威儀之當謹，威儀云者，聲音笑貌

云乎哉。容貌顏色。曾子所謂道。動容周旋中禮。孟子所謂盛德。蓋有諸中。形諸外也。○朱氏善曰。愚人之所以益愚者。以其有稟賦之偏。而又無學問之力也。哲人之所以不愚者。以其所稟既異於人。而又有省察克治之功也。今而曰。靡哲不愚。曰亦維斯戾。則是既不能省察於幾微之際。復不能克治於形著之後。其為反常也大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卜孟四國

順之。訐況于反。謨定命。遠猶辰告。叶古得反。敬慎威儀。

維民之則。



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鄒氏泉曰。覺訓直大。如人之生也。直累於物欲。則曲



矣。如心體之廣大。訐大謨。謀也大。謀謂不為一身之謀。蔽於私意則小矣。

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

遠謀。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辰時告戒也。

辰告。謂以時播告也。則法也。○言天地之性。人為貴。王氏

逢曰。性。生也。董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訓。有

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

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為天下法也。謝氏枋得曰。人君

下之法也。以一身之法。為天

法也。

次定時經傳疏義卷一  
九  
蕩之什



歐陽氏修曰言莫彊於人乃以一身所為而訓道四方謂以天下為己任可謂自彊者也德行修著可以動人則四國服從矣謂一日克己而天下歸仁也二者為君天下者言也君天下者欲使四方四國訓道而服從其君臣相與謨謀以出命令遠慮深圖而以特相告戒者其要在敬慎威儀以為民法爾謂修身而天下服也○呂氏祖謙曰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所謀不止於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所謂大其謀也既大而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長慮却顧思其所終稽其所弊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治道之大端既備又終之以威儀者蓋本其切近者言之以承前章之意也○輔氏廣曰無競維人舊解皆以為所用得人而先生獨以為能盡人道者蓋此詩本為自警而作況首二章所重在威儀又以下二句觀之亦是盡人道之事不應說及所用得人也無競維人謂無強於人耳○所謀者大則其命令之出也必審定而不易朝令夕改者

不能訐謨者也。所圖者遠，則告戒於下者，必以時而不忽。號令不時者，不能遠猶者也。○朱氏善曰：謨之訐，猶之遠，自綱領上說，所以立一代之規模者也。命之定，告之辰，自號令上說，所以為一時之政事者也。此戒其加於人者，不可不審諸己也。敬慎者，戒懼之存乎中，威儀者，光輝之著乎外。能敬能慎，則容止必可觀，進退必可度，而斯民無不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此勉其修於己者，必有以示於人也。

○其在于今

叶音經

興迷亂于政

叶音征

顛覆厥德

荒湛

都南反下同

于酒

叶子小反

女

音汝

雖湛樂

音洛

從弗念厥

紹

市沼反

罔敷求先王克共

九勇反

明刑

叶胡光反

**集傳**

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為也，興尚也。

鄭氏康成



曰興猶尊尚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詞也。後凡言女言

爾言小子者放此。問抑詩東萊硬要做刺厲王緣以爾汝字礙朱子曰如幕中之辯人反以

女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女為傾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樣多湛樂從言惟湛樂之是

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行之道

也。共執張氏所望曰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之義刑法也。何氏楷曰謂成法之昭垂者

**訓說**輔氏廣曰此言當時習俗之不善而恐已或墮於其閒正所謂自警者也所承之緒甚重而不可不

思念先王之法甚明而不可不求執人惟湛樂之從則於此皆不暇顧矣是豈可不自警也哉。○黃氏佐曰此

章方就武公身上說曰亂政則與訐謨相反而治人失其道曰覆德則與敬慎威儀相反而修已失其道女雖

惟湛樂之是從獨不念所承之緒之重乎而  
乃不廣求先王之道以克共乎明法如此。

○肆皇天弗尚。

叶平聲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

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

兵。

叶哺亡反

用戒戎作用邊。

他歷反

蠻方。

**集傳**

賦也弗尚厭棄之也淪陷胥相章表。

孔氏穎達曰章者在人之

上為之表憲故云表也。

戒備戎兵作起邊遠也。

○言天所不尚則

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

朱氏公遷曰先致傲懼之詞後致教

告之詞

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

埽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上章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

**集說**

輔氏廣曰。此承上章而言。所為如此。則必為天所厭棄矣。無乃淪胥以亡。如泉流之不可止歟。是豈可不自警乎。故必無內外。無近遠。無細大。無常變。皆當整辦飭備如此。然後庶幾近而吾民有所儀表。遠而蠻方有所畏避也。○朱氏善曰。夙興夜寐。修身之事也。洒掃廷內。齊家之事也。身者。民之主。家者。國之則。身修而家齊。是豈不足以為民之章乎。車馬所以安身也。固不可以不修。弓矢戎兵。所以禦患也。尤不可以不戒。在我者。既不至於妄動。則在彼者。亦不敢以輕侮。此又治國之要也。詳於內而不遺乎外。謹於大而不忽乎細。地有遠近之不同。而慮之無不周。事有常變之不同。而備之無不飭。此所以為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之實也歟。○鄒



氏泉曰君之舉動民人之視倣所關兵之修廢遠人之向背所係故特言之有不泄邇不忘遠意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叶元具反慎爾出

話敬爾威儀叶牛何反無不柔嘉叶居何反白圭之玷叶丁簞反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叶吾禾反

**集傳**

賦也質成也定也

輔氏廣曰質訓成與定惟成而後能定也

侯度諸侯

所守之法度也虞慮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言既治

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

輔氏廣曰益之告舜以倣戒無虞亦以罔失法度為先能謹我

之法度則可以免不虞之患矣

又當謹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鑣

良豫

反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

朱氏公遷曰質人民

謹侯度戒不虞即上章之無所不備也治人之事則故備矣而治己之事尤不可慢故又專為教告之詞

南容一日三復此章

黃氏幹曰謂每誦至此再三反覆以識之非謂一次三復亦非謂只

一日三次誦之也

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集說**

輔氏廣曰上三句治國之事也中三句治己之事也身正而後國治此尤不可不謹前但言威儀而

已至此章又兼話言言之威儀形於身者言語出於口者皆德之符也下四句又極言其言語之不可不慎也

○段氏昌武曰言行均不可以有失而言之失尤易能

謹其易者則行可知也故此惟戒乎斯言之玷○陳氏

櫟曰上以出話威儀對言下專以言語言蓋容貌辭氣

皆德之符其不可不謹一也故此詩於威儀凡六言之

而於言語亦三致意焉。前章之命告。此章之言玷。下章之無易由言是也。○黃氏佐曰。患出不虞。雖聖賢亦所不能免也。亦自治以備禦之耳。無不柔嘉。承上言語威儀說。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使詞氣雍容而不煩。不易此慎爾出話而柔嘉矣。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使氣象從容而中規中矩。此敬爾威儀而柔嘉矣。

○無易以鼓反

由言無曰苟矣。

此二句不用韻

莫捫

門音朕舌。

言不可逝

叶音折與舌叶

矣無言不讎

叶市又反

無德不報

叶蒲

救反

惠于朋友

叶羽已反

庶民小子

叶獎里反

子孫繩繩萬民

靡不承。



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讐答承奉也。○言不可輕易



其言蓋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已。

嚴氏粲曰。由言者自

由之。易致差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

有言而不讐。無有德而不報者。若爾能惠于朋友。

朱氏公遷

曰。朋友。

羣臣也。庶民小子。

段氏昌武曰。此小子。止謂庶民。與後章不同。

則子孫繩繩。

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



輔氏廣曰。此章又承上章慎言之意。而戒其言不可輕出。而章末又言謹言之效。以歆動之。無易由

言者。戒其不可輕易也。無曰苟矣者。戒其不可苟發也。至於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其言愈切。而其戒愈至也。常詠此二句。則知所以謹於言語矣。○徐氏常吉曰。入言於朝。有以順百辟卿士之心。出言於國。有以愜庶民

小子之望。則垂之為子孫之明徵。傳之為萬民之定保。謹言之效何如。○徐氏光啓曰。子孫繩繩。法其善言而不忘也。萬民靡不承。遵其善言而不違也。

○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顏。叶魚反不遐有愆。相息亮

反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

神之格。叶剛反思不可度。待洛反思矧可射。音亦叶弋灼反思

**集傳** 賦也。輯和也。遐何通行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

北隅也。李氏如圭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覲見也。格

至度。測矧況也。射斲通厭也。○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

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  
過乎。蓋常人之情。其修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  
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  
明顯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  
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  
而不敬乎。此言不但修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  
不睹不聞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



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

**集說**

朱子曰。相在爾室以下。只是做存養工夫。○輔氏廣曰。輯柔爾顏。言其顏色之溫柔也。不遐有愆。言其心思之警懼也。常能如是。則豈至於有過失乎。然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天理存亡。只在敬肆之間。須當於暗室屋漏之中。不睹不聞之際。常若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兢兢業業之心。不可有一息之閒斷。方可所以如此者。蓋鬼神體物而不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其至也。尚不可測度。況可厭射之乎。惟不敢有所厭射。則此心始無閒斷。○嚴氏粲曰。不度不射。乃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之時。程子所謂主一無適。尹氏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也。○謝氏枋得曰。莊子云。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為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君子無人非。無鬼責。亦此意也。○彭氏執中曰。視爾友君子以下。以誠而交於人。修之於顯也。相在爾室

以下。以誠而對乎天。慎之於靜也。○劉氏瑾曰。不遐有愆者。是省察之功。所以遏人欲於將萌。即中庸之內省不疚而慎獨之事也。能慎獨。則意無不誠矣。不愧屋漏者。是存養之功。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即中庸之不睹不聞而戒懼之事也。能戒懼。則心無不正矣。所謂正心誠意之極功者也。蓋由武公本亦聖賢之徒。宜其所言合乎聖賢之道也。○朱氏公遷曰。此章又言持敬之功。當如此。恐其於顯明之地用功。而幽隱之地有閒。則不免乎色莊也。故極言之。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叶居何反淑慎爾止。不愆于

儀。叶牛何反不僭不賊。鮮。息淺反不為則投。我以桃。報

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户公反小子。叶獎里反



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止容止也。僭差賊害則法

也。無角曰童。

何氏楷曰。童以角為言。猶虹。王氏逢曰。字易言童牛。詩言童殺也。書虹與誼同。

潰亂也。○既戒以修德之事。而又言為德而人法之。猶

投桃報李之必然也。彼謂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者。是

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



歐陽氏修曰。鮮不為則。謂人心樂善。惟上所為。是效。投桃報李。謂上若修德以示下。則下當為善以

應之也。○張子曰。不僭不賊。則人當效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王氏安石曰。童無角理。譬我施惡。無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角。實惑小子耳。非其理也。○朱氏善曰。言爾為人君之德。當使無一事之不善。無一事之不嘉。



容止之不可以不慎。威儀之不可以不謹。不僭則於事無所差。不賊則於理無所害。夫如是。鮮不為民之則矣。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

○荏而甚反。染而漸反。柔木。言緝之絲。叶新夷反。溫溫恭人。

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叶與言

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叶七尋反。民各有心。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柔忍音刃之木也。緝。綸也。被之

綸以為弓也。話言。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民

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遠也。



鄭氏康成曰。柔忍之木。荏染然。則被之弦。以爲弓。寬柔之人。溫溫然。則能爲德之基。止言內有其性。乃可以有爲德也。○張子曰。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溫恭之人。乃德之質。○輔氏廣曰。武公三以溫柔爲言。無不柔嘉也。輯柔爾顏也。至此又明言溫柔爲進德之基。蓋人纔溫柔。則便是消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方可進。故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爲大賢。而橫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惟溫柔則可以進學。○真氏德秀曰。築室者。以基爲固。修身者。以敬爲本。故此溫溫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驗其德之隅。此章立其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鄒氏泉曰。上數章皆言德之當修。然聽言又修德之要機。故此章以下。皆欲其聽言以修德也。話言之善。便是德順德。猶言順其話言之善者而行。之無違逆也。

○於音烏乎音呼小子叶獎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

示之事叶上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

既抱子同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音慕成

**集傳**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

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嚴氏粲曰曲禮

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注云傾頭與語

又云口耳之間曰咡是攜手提耳皆長者教誨小子之

常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



乎。

**集說**

輔氏廣曰。武公老矣。而使人謂其小子。可謂不自盈滿矣。只此便見其溫柔之意。○嚴氏粲曰。學問之道。患在自滿。則不復有進。此見武公切問近思工夫也。○唐氏汝諤曰。上言哲人惟不自滿。故能進德。今告以臧否而不知者。非由於知識之未開。正以滿假之為累也。

○昊天孔昭。

叶音灼

我生靡樂。

音洛

視爾夢夢。

莫公反

我

心慘慘。

當作慄。七到反。叶七各反。

誨爾諄諄。

之純反

聽我藐藐。

美角

反匪用為教。

叶入聲

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

耄。

叶音莫

**集傳**

賦也。夢夢，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

藐，忽略貌。耄，老也。八十九曰耄。左史所謂年九十有

五時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此章又言其不能聽受人言者，以自警其意尤切。我使誦詩之人自我也。武公豈有是哉。

惟無是而自以為有是，此聖賢兢業之心也。○何氏楷曰：我生靡樂，託為誦詩者自警之語。謂我生無日非恐得罪於天之日，不見有可逸樂也。惟憂之深，故誨之切。聽我藐藐，不以我之諄諄為意，反以我言太多為將欲煩苦之也。

○於乎小子。

見上章

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

悔。叶虎委反

天方艱難曰喪。

息浪反

厥國。

叶于逼反

取譬不遠。

昊天不忒。

他得反

回適。

于橘反

其德俾民大棘。

**集傳**

賦也。舊舊章也。或曰久也。止語詞。庶幸悔恨忒差。

適僻棘急也。

○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

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乃

回適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則喪厥國也必矣。

**集說**

歐陽氏修曰。言我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

之已然者。庶幾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天方將喪我國。不暇遠引前世興亡之驗。天之於人。福善禍淫不差忒。言為惡必及禍也。○黃氏佐曰。告爾舊止謂我



所告於爾者。皆舊章也。如治民守法。而預防外患。謹言  
慎儀。而隱顯交修者。是也。○姚氏舜牧曰。吾之取譬。不  
須遠。但看天之禍福。不忒。自有凜然不可怠者。所  
當聽人之話言。存敬畏。謹威儀。毋自蹈於昏愚也。  
**總論** 許氏謙曰。武公晚年。自爲箴戒之詞。惓惓於威儀  
言語。而其工夫。能及於聖賢者。乃受教聽言之功。  
十章之言。是成德之所自乎。其次第先後。味詩可見。○  
汪氏應蛟曰。抑戒。聖學也。近而威儀言語。遠而謨令政  
刑。細而寢興洒掃。大而車馬戎兵。顯而賓友臣庶。微而  
暗室屋漏。凜凜乎若師保在前。天威在上。旣耄如此。敬  
義之功。於  
是爲至矣。

#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集傳**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

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梁氏益曰師長大夫

也。士。衆。士也。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

朝夕。以交戒。我在與有旅賁之規。劉氏瑾曰。周禮旅賁氏掌執戈

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

梁氏益曰。周禮司徒有誦訓。掌道四方志。以詔觀事。居寢有誓御之箴。真氏

曰。誓御。謂近習也。臨事有誓史之道。朱氏公遷曰。誓。樂師。史。太史。宴居

有師工之誦。真氏德秀曰。師工樂官。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

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

次... 卷之什

武公。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王

應麟曰。隋經籍志有韓詩翼要十卷。侯苞撰。

然則苞學韓詩者也。○梁氏益曰。包一作苞。言武

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

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

**傳說** 朱子語類。抑小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不應一詩既刺人。又自警之理。以史記者之

武公即位。在厲王之後。宣王之時。說者謂是追刺。

尤不是。若以為武公自警之詩。則其意味甚長。國

語云。武公九十餘歲。作此。其間亦聿既耄。可以為

據。又如謹爾侯度。只是侯國之度。曰喪厥國。則是

諸侯自謂無疑。蓋武公作此詩。使人日夕諷誦。以

警已耳。所以有小子告爾之類。皆是箴戒作文之



體自指耳。○輔氏曠。衛武公可謂老而好學不厭者也。其所以至於此者。蓋本於此。詳詠武公之事。又知人心之危。一或懈怠。則非心邪念。將乘閒抵巇而入之矣。其所以戰兢自持者。蓋不可一息有所閒斷也。一詩之中。曲折次第。惟篤志力行者。當自知之。○胡氏一桂曰。抑詩。國語之說。既明賓之初筵。韓詩作飲酒。悔過。皆為有據矣。但不知二雅王者事也。何武公二詩。獨得入二雅乎。○劉氏瑾曰。周之諸侯。惟衛武公於國風二雅皆有詩。風有淇澳。無可疑也。賓筵。抑詩。所以得入二雅者。豈公作此二詩。在於為王朝卿士之日。而二詩之體制音節。又有合於大小雅乎。然而二詩。但得列於變雅。則與先王雅樂。亦自無相亂矣。

苑

音鬱

彼桑柔

與劉憂叶篇內多放此

其下侯甸。將

力活反

采其

劉瘼

音莫

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初亮反

兄

與悅同

塹

舊說古塵

字

今倬彼昊天

叶鐵因反

寧不我矜

**集傳**

比也。苑茂旬徧劉殘殄絕也。倉兄與愴

音創

况

音同

悲閔之意也。塹未詳。舊說與塵陳同。蓋言久也。

孔氏穎達曰孫

炎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為久義。

或疑與癩

音顛

字同

為病

古者塵塹字同。故塹得為久。

之義。但召旻篇內二字竝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

胡氏一桂

日塹滿也。積也。倉兄塹今

倬明貌。

○舊說此為芮伯刺

言悲閔積滿於中之意。

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

孔氏穎達

曰。芮伯。周同姓國。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以桑為比者。桑之為

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謝

枋得曰。將采以手將之。采取其葉也。其

劉用斧斨以伐遠揚。并枝葉盡去之矣。故取以比周之

盛時。如葉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

敗其成業。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

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閔之甚。而至於病。遂號

天而訴之也。劉氏瑾曰。呼天者。亦無所歸咎之意也。後章言天之意皆然。



歐陽氏修曰。桑無葉。不能蔭人。喻王無德。不能庇民。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為喻者。惟桑以



葉用於人也。○范氏處義曰。詩人見桑之柔者。菀然茂盛。其底下維均。一旦將采既盡。則下之託其庇者病矣。周德之衰。厲王無以庇其民。所以不絕心之憂。於呼天而訴之。謂昊天非不倬然而明。寧能不憐我乎。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叶批賓反亂生不夷。靡國不

泯。叶彌鄰反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叶咨辛反於乎有哀。

依叶音國步斯頻。



賦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具。俱也。燼。灰燼

也。步。猶運也。頻。急蹙也。○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

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

者之怨辭也。



歐陽氏修曰。四牡騤騤。臣吏奔走於道路也。旗旄有翩。庶民名集於兵役也。○輔氏廣曰。王者豈能無所征役。但出於不得已。則民將悅而從之。以忘其勞。今也使人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若是。則民不可得而用矣。○朱氏善曰。車馬之盛。旌旗之美。一也。而在正雅。則為美。在變雅。則為怨者。亦猶聞鐘鼓管籥之音。其欣喜色而相告者。以其能與民同樂也。其疾首蹙頞而相告者。以其不能與民同樂也。身之所遇。有勞逸之殊。而心之所感。有悲喜之異也。○何氏楷曰。征役煩興。侯國有調遣之煩。故財力頓盡。非謂無國不伐。而使之皆

地。淚滅。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

叶子兩反

靡所止疑。

魚乞反

云

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叶其兩反誰生厲階。叶居

奚反至今為梗。古杏反叶古黨反

**集傳** 賦也。蔑滅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

也。朱氏公遷曰。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主人阼階東疑立。鄉飲酒亦有此文。又士昏禮婦疑立於席之西

注疑正立。徂亦往也。朱子曰云往耳。競爭厲怨梗病也。自定之貌。而果何所往也。

○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

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

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集說**

輔氏廣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徂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非有所指言也。蓋言凡為君子則其心自無所爭耳。然不知誰實為此厲階而使至今為病乎。此則指厲王言之也。其辭婉矣。○朱氏善曰無爭者君子之所以已亂好爭者小人之所以生亂亂階之既成則其禍之所及者遠矣。此所以無所適而可也。○何氏楷曰言柄政之君子實為國家之所繫維其所以執持其心者當以無所爭競為主用養和平之福誰為與兵構怨之謀以階之厲使從役之民飄泊靡定至今如梗乎。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

都但反

怒。叶暖五反

自西徂東

叶音丁

靡所定處多我覯瘠

武巾反

孔棘我圍

**集傳**

賦也。土鄉字居辰時。俾厚。陸氏德明曰。覲見瘠病。

棘急。圍邊也。

毛氏萇曰。圍垂也。○孫氏炎曰。圍國之四垂也。

或曰。禦也。

鄭氏康成曰。禦

寇之事。

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

**雅說**

孔氏穎達曰。上言不知所往。此言在役而憂。我既不得還歸。故自傷我之生也。不得時節。正逢天之

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言遇貧困之病多也。甚急矣。我之在於邊。垂言已守邊之勞甚也。○徐氏常吉曰。居邊陲之苦。則思內地之安。念旅寄之勞。則有故鄉之望。故曰念我土宇。亦人情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

○為謀為愆。

叶音必。

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

學反

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叶奴

**集傳**

賦也。苾。慎。況。滋也。

歐陽氏修曰。亂日。滋而國日削也。

序爵。辨別賢

否之道也。執熱。手持熱物也。○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王氏安石曰。為謀為蒞。反更亂。況斯削。則以不與君子為謀。而乃專與小人為蒞。故遂誨爾序爵。○張氏耒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使賢者尊。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彼疏斯稗。不能序爵。故也。○曹氏粹中曰。外之公侯伯子男。內之孤卿大夫士。皆爵也。具序則賢者當在上。而用事。不肖者當在下。而聽命。有切者當進。無功者當退。○錢氏天錫曰。說一序字。見爵之高下。與賢之大小。其序若天定。不可以一己之私心與也。

照下文宣猶考慎之意。

○如彼遡風。

叶乎音反

亦孔之僂。

音愛

民有肅心。莽。

普耕反

云不逮好。

呼報反

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

食維好。

**集傳**

賦也。遡鄉僂。

吧。鳥合反。郭氏。肅進。并使也。○蘇璞曰。鳴吧。短氣。

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吧而不能息。

孔氏穎達曰。風吧。人氣。故不能喘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

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

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

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世亂政之拂人情。所向不遂如此。惟不得已而歸。耕稼穡。庶可用力於民事。以代祿

食耳。申言稼穡可代食為善者。蓋下章云稼穡卒痒。則代食又不可望。○朱氏善曰。君子之出處。世治而

行其道則祿食為無愧。世亂而守其志則稼穡為無憾。夫以稼穡而視祿食其勞逸固有閒矣。而惟君子之心視之如一。稼穡之所以為寶者可資之以養吾生也。代食之所以為好者可因之以全吾志也。○姚氏舜牧曰。民有肅心是欲進而與國家為謀為忝者。莽云不逮者。眾皆謂時之不可而止之不行也。所以甘稼穡以食其耳。力

○天降喪息浪反亂滅我立王降此蝨賊稼穡卒

痒音羊哀恫音通中國具贅之芮反卒荒靡有旅力以

念穹蒼。

賦也。恫痛具俱也。贅屬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



綴旒然與此贅同。

何氏休曰旒旗。旒贅繫屬之辭。

卒盡荒虛也。旅與贅。

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言天降喪亂固已

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蟲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

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力

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

則疑在共和之後也。

李氏樛曰太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子代太子卒得

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

於彘。乃立太子靜。是為宣王。○羅氏中行曰厲王三十

七年國人畔。襲王。王出奔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

共和。○劉氏瑾曰此詩果作於共和之時則厲王尚在

故詩人得以追敘其事而刺之也。



胡氏一桂曰。王者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病其稼穡者。所以病其民也。穡事之有關於國也如此。

朱氏善曰。上章言稼穡以代祿食。則朝廷雖不可以畱田野。猶可得而處也。今日降此蝨賊。稼穡卒痒。則中國之皆危。無可安之所矣。中國之盡荒。無可食之資矣。所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

叶側姜反

秉心宣猶。考慎其

相。

息亮反。叶平聲。

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

卒狂。



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

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其

心。周徧謀度。老擇其輔相。朱氏公遷曰。考者。辨之明。慎者。用之謹。必眾以

為賢而後用之。季氏本曰。即前章序爵之意也。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

為善。而不考眾謀。自有私見。而不通眾志。所以使民眩

惑。至於狂亂也。



輔氏廣曰。順理之君。民尊鄉之。以其能用賢也。蓋操持其心。而不為私意所乘。廣詢博訪。必盡眾人

之見。重加考擇。而謹慎以用之。獨言相者。舉重者言也。能擇一相。則所用無不賢矣。用賢。則民皆有定志。用不

肖。則民皆眩惑。狂亂。奔競以圖進矣。



○瞻彼中林。甡甡反。其鹿朋友。已譖。子念反。叶

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興也。甡甡。衆多竝行之貌。曹氏粹中曰。鹿性善羣。得食則相呼而共之。慮

志則環居。以禦之。譖。不信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朋友相譖。不

能相善。曾鹿之不如也。何氏楷曰。以鹿之相從。起朋友之相譖。乃反興也。○言

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曹氏粹中曰。欲進則恐爭名而

謗興。欲退又懼身遠而讒遂。



呂氏祖謙曰。此言君暗於上。俗毀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輔氏廣曰。朋友既相譖毀。則不復相

與以善也。上無明君。則人倫攸斃。故朋友道絕。此所以  
進退皆窮也。○朱氏公遷曰。上章舉錯失宜。而民無以  
定其志。此章讒譖為害。而已無所容其身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

言不能。胡斯畏忌。

叶巨已反

**集傳** 賦也。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

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  
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集說**

輔氏廣曰。聖人明睿所照。物無遁情。故其所視所  
言。無遠不察。愚人則安危利害。冥行倒曳。不惟不

覺而更狂以喜。我非愚也。於此豈不能一言哉。但無如此畏忌何耳。○錢氏天錫曰。聖人只借以形愚人。瞻言百里。惟瞻之。故言之。指未形之禍福。不以地言。愚人指當時用事之小人。瞻言之言。在禍患未然之前。先見之言也。匪言之言。在禍患已見之後。救時之言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叶徒沃反維彼忍心。是顧是

復。房六反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賦也。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

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所顧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民不堪



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又為荼毒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言一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輔氏廣曰。上章之聖人。愚人。乃泛言之耳。此章之良人。忍心。則指當時士大夫言也。夫善人。國之寶也。所宜求訪而進用之。忍心。民之賊也。所宜擯棄而決絕之。今也維此良人。則弗求弗迪。維彼忍心。則是顧是復。好惡悖理。而用舍乖僻如此。民之所以貪黷悖亂。安為荼毒之行也。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

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古口反。叶居六反。

**集傳**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

征行也。中，隱暗也。垢，汙穢也。○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

於空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

**集說**

范氏處義曰：大風之徑隧，由空谷而起，喻民之善惡皆有所從來。王能用善良之人，則民作而應之，皆為善行，或用不順之人，則民之所行皆垢穢之事。曰中垢者，由中而發於外也。○輔氏廣曰：大抵君子之所為必光明，小人之所為必隱暗。君子之所行必高潔，小人之所行必汙穢。光明高潔，即所謂善道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

用其良，覆俾我悖。

叶蒲寐反

**集傳**

興也。敗類，猶言圯

音痞族也。

茶氏沈曰：圯，敗族類也。言與眾不和，傷人害物。

也。王使貪人爲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

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

反使我至此悖耗。音也。輔氏廣曰。以上一句。與下一句。

聽言則對四句。一串說。厲王說。音悅。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

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

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

公也。與芮伯之憂。非一日矣。



朱氏公遷曰。無可與語。故自誦其言耳。誦言猶云獨語也。任小人而不聽善言。舍君子而不見信用。



是以使我憂之甚耳。○朱氏善曰：厲王之惡極矣，而一言以蔽之，曰貪。曰：秦惟貪也。故所用皆聚斂之臣，惟暴也。故所用皆暴虐之臣。此詩所謂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則其用暴虐之證也。所謂貪人敗類，職盜為寇，則其用聚斂之證也。貪人用，則必至於竭人之財，暴人用，則必至於竭人之力。民財竭而愁怨之聲作，民力竭而諦讟之患起，而後國隨以亡，則君子之憂將何時而息哉。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

獲。

叶胡郭反

既之陰。

于鳩反

女。

音汝

反予來赫。

叶黑各反

**集傳**

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王氏逢曰：飛蟲，飛鳥。弋，獲射中也。

言已

之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

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往陰覆於女

朱氏公遷曰欲使之改惡為善轉禍

為福耳

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已也張子曰既往密告於

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

劉氏瑾曰釋文陰或音如字赫亦作嚇莊子云以梁國嚇

我是也張子之說蓋

用釋文二字之意



孔氏穎達曰此言朋友還是上之貪人貪人非詩人所親而謂之朋友者意欲親而切磋之故以朋

友言之○呂氏祖謙曰厲王之朝舉無信芮伯之言者

故告之曰子豈不知而妄發哉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豈

無一二或中者乎○朱氏公遷曰所謂朋友者即讎已

之朋友也此特以其同僚共事耳本即小人之徒也苟

為同類之君子則豈反予來赫乎○黃氏佐曰小人為

惡而不知悛禍將及之君子教戒之者所以救藥之也

故曰陰女是指前日而言。非謂今日卽以此詩而逢其怒也。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

叶必墨反

爲民不利。如云不

克。民之回適。職競用力。

**集傳**

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

也。疑鄭說爲得之。善背。工爲反覆也。克勝也。回適邪僻也。○言民之所以爲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爲直諒。而實善背。又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



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朱氏公遷曰。道民以惡。貽民以禍。莫非小人之為也。此其所以致亂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言。力智

反

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叶韻未詳



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為之寇

也。蓋其為信也。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

工為惡言以詈君子。是其色厲內荏。音稔真可謂穿窬之

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音問飾。以為此非我言也。胡氏一桂曰。匪予。是

大... 寺... 專... 究... 竟... 卷... 七... 蕩... 之... 什... 三

不認過之詞。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揜覆也。

**集說**

朱氏善曰。職競用力。指暴虐之臣言之也。職盜為寇。指聚斂之臣言之也。上有聚斂之臣。則民亦怨

咨而不定矣。涼曰不可者。外為正直之言。覆背善詈者。陰為險詐之行。然亦孰得而揜之哉。此我之所以既作爾歌也。○唐氏汝諤曰。其於小人。則外離而內合。於君子。則陽與而陰排。以為盜之奸。而濟其為寇之虐。民亦何由定哉。雖曰匪予。小人姑以自解。而吾已形容其情。暴揚其惡。卒不可得而解矣。

**總論**

范氏處義曰。是詩首言世亂。民無所庇。至不能安處。國將從之。中言厲王不能考擇賢相。以致貪人

敗類。在位之人。與天下之民。皆化之。故其終責望在位者尤詳。○呂氏祖謙曰。此詩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

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王氏炎曰。風雅未有如此詩十六章者。其言反覆不已。而有倫次。大意在於刺王用小人。一章言其無以比民。二章言其征役不息。三四章皆言其亂離。五章告以救亂。六章言任於朝則有禍。七章言退處田野。亦不能安存。八章刺其獨用小人。九章并刺在位之不善。十章十一章以聖愚善惡相對言之。所以刺愚人不能遠慮。忍人不可信用也。十二章言民之不善。十三章言王之不善。皆由在位之不賢也。十四章至十六章。則皆規諷其僚友之詞也。

#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朱氏公遷曰。小雅正月。大雅桑柔。皆詩人深悲甚痛之詞。故言之長也。如此。然彼多憂懼。

此多哀怨。則有不容不辨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叶鐵 因反

王曰於

音烏乎。

音呼

何辜。

今之人。天降喪。

息浪 反

亂饑饉薦。

在甸 反

臻。

靡神不

舉。靡愛斯牲。

叶桑 經反

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吐丁 反

**集傳**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

也。曹氏粹中曰。漢之在天。似雲而非雲。故曰雲漢。史遷

曰。漢。水祥也。漢實水之祥。而兩者。水之施也。薦。荐通。孔

穎達曰。左傳曰。晉荐。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

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孔氏穎達曰。大司徒以荒政

十有二聚萬民。其一有曰索。

鬼神。鄭司農云。素鬼。圭璧。禮神之玉也。孔氏穎達曰。春

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

方。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

祀地。裸圭有瓚以肆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

邸射以祀山川。皆祭神所用。言圭璧為其總稱。卒盡

羅氏中行曰。牲用不可盡。故言寧。猶何也。○舊說以為

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寧猶何也。○舊說以為

宣王承厲王之烈。呂氏祖謙曰。周內有撥亂之志。公羊

亂世反諸正。○何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

氏休曰。撥猶治也。

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孔氏穎達曰。側者。反側也。憂

不自安。故處身反側也。王之

憂旱。正為百姓。是天下百姓見被憂矜。故仍叔作此詩

也。○朱子曰。百姓見憂。見憂恤於王也。

蕩之什

以美之。

鄭氏康成曰。仍叔。周大夫。○孔氏穎達曰。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大夫稱字。○范氏處義曰。

仍叔。周之世臣也。春秋書仍叔之子來聘。即其後也。

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

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

**集說**

段氏昌武曰。宣王所以徧走羣望。如此勤渠。豈不知水旱自有定數。惟盡其誠心。庶幾感格。憂民如

此。雖有暴戾之氣。必潛消於冥冥之中。況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上下互相體恤。而民心亦將安之。而無戾矣。○朱氏善曰。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此哀矜惻怛。不能自己之誠。所以消裁弭禍之本也。靡神不舉。言於神無不求也。靡愛斯牲。言於牲無所愛也。圭璧既卒。言羣祀徧舉。而於王無所吝也。而何為其莫我聽乎。

○早既大

音泰

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

耗斲丁故反下土。寧于我躬。



賦也。蘊蓄隆盛也。

曹氏粹中曰。蘊者。陽氣之蓄積也。隆者。陽氣之驕亢也。

蟲

蟲熱氣也。

爾雅釋訓。蟲蟲薰也。郭氏璞曰。早熱薰多人也。

殄絕也。郊祀天地

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

黃氏佐曰。郊宮以天地宗廟對上下。是從郊祀中又

以天地相對說。奠其禮。瘞其物。

孔氏穎達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皆禮神之物。酒食

牲王之屬也。○黃氏佐曰。奠是方祭時事。瘞是祭畢時事。

宗尊也。劉氏濟曰。前曰靡神不舉。則秩而祭

之。後曰靡神不宗。則尊而事之。

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菑而不能勝。

也。臨享也。

曹氏粹中曰。上帝力能勝旱災而不肯臨我。

稷以親言。帝以尊言。

也。斃敗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菑也。

鄒氏泉曰。寧丁我躬。

是自省自怨之詞。猶曰前此未嘗有旱。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耶。意者亦有以致之也。

或曰與其

耗斃下土。寧使裁害當我身也。亦通。



王氏安石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則天地神祇人鬼。內外上下。無不禋祀矣。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

既無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也。○輔

氏廣曰。先郊後宮。先尊而後親也。上下。先天而後地也。

靡神不宗。徧舉所祭之鬼神也。前言舉其禮。此言宗。

極其尊也。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先親而後尊也。不言地。

及他鬼神者。舉尊親以該之也。救災人事也。故言后稷

不克。臨享神事也。故言上帝不臨。耗斃下土。何為適當。

我之身乎。不敢知之辭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反兢兢業業。如霆如

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叶夷回反下同昊天上帝。則不

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在雷反

**集傳**

賊也。推。去也。

孔氏穎達曰。推是遠離之辭。故為去也。

兢兢。恐也。業業。

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子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

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孟子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

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朱



子曰。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之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而上天又降旱菑。使我亦不見遺也。季氏本曰。民無遺。則

我無所依。是即摧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天不我遺也。

**集說**

蘇氏轍曰。恐懼之甚。如雷霆震於其上。天將不復使我有遺餘。胡為尚不相畏哉。○曹氏粹中曰。宣

王自謂不足以當天意。而庶幾以先祖之靈。冀尚存其宗社。○朱氏公遷曰。既憂於民。又憂於已。又憂先祖之祭祀。則其恐懼。不得不然矣。○季氏本曰。先祖之業。以得民而成。無民。則先祖之業。亦摧落矣。安可不畏。○何氏楷曰。胡不相畏。對大君子言之。言我君子。何可不相與畏懼乎。○韋氏調鼎曰。兢業。恐懼。修省也。救災弭患之本。在此。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赫赫炎炎。云我無

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叶果五反羣公先正。則不我

助。叶牀所反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叶演女反

**集傳**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

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

所謂雩祀。陳氏澔曰。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

者。以祈穀實者也。毛氏萇曰。先正百辟卿士也。○孔氏穎達曰。正者長也。先世為官之長。又

與羣公相配。故知是百辟卿士也。○月令注云。於羣公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若勾龍后稷之類。

次定時... 蕩之什

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孔氏穎達曰。於民則為父母。於周則為先

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上章既於羣祀之中。訴於神之尊者。如后稷。如上帝。此章又於羣祀之中。舉其神之親者而告之。如雩祀之羣公先正。宗廟之父母先祖是也。

○輔氏廣曰。上章言我心極於危懼。而天怒未之息。此章言天旱方甚。未已。而我身無所容。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子。所以望之者。各有輕重之不同也。○劉氏瑾曰。忍之一辭。可見望之以恩之意。

○旱既大甚。滌滌。徒歷山川。叶樞旱魃。蒲未為虐。

如惓。音如焚。叶符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



正則不我聞

叶微 勻反

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叶徒 勻反

**傳**

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

神也。

孔氏穎達曰。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一

名旱母。蓋是

熒燎之也。

鄭氏康成曰。草木燹枯。如見焚燎然。

憚勞也。畏也。

鬼魅之物。

熏灼。遯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遯而去也。

**集說**

朱氏善曰。羣公先正。上章言其不助。則不肯用其力也。此章言其不我聞。則不肯聽其言也。昊天上帝尊也。故其畏之也深。雖欲逃遯而不敢。○季氏本曰。

措身無所而欲逃避。無可奈何之辭也。謂昊天上帝亦哀閔下民者。何為使我逃遯。無所乎。蓋即云我無所之意。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瘝。都田反我以旱。慙

七感反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慕昊天

帝。則不我虞。叶元具反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賦也。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瘝。病慙。曾也。祈年。孟

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曹氏粹中曰。月令祈穀注

云。謂以上辛郊祭天也。天宗。注云。天宗。謂日月星辰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

曹氏粹中曰。社者。祭五土之神。王司稼穡者也。方者。祭五方之神於四郊也。○姚氏舜牧曰。前郊宮上下。是方

旱時祈禱之祭。此祈年。虛度。悔恨也。言天曾不度我之方社。是平日祈報之祭。

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胡寧瘧我。以旱。憊不知其故。則王之自反也。蓋以至矣。○蘇氏轍曰。始以旱故。欲遜去。以避賢者。既又以為棄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難。畏不敢也。○謝氏枋得曰。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為民慮。稼之方納。預祈來年於天宗。農之始耕。先祈穀於上帝。春祈社稷。已願百穀之堅實。秋報社稷。又願嗣歲之豐登。所謂孔夙不莫也。○胡氏紹曾曰。胡寧數句。非謂無罪之詞。蓋自閔其格天無術。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居六反哉。庶正。疢哉。冢

宰叶獎。馬師氏。膳夫左右。叶羽靡人不周。

無不能止。瞻卬音仰昊天。云如何里。



集傳

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

嚴氏粲曰。人君以臣為友。相與綱紀四方者。今羣臣

以救旱之急。於常務之可緩者。不暇整之。故云散無友紀也。

或曰。友疑作有。鞫窮也。

庶正。眾官之長也。疚。病也。冢宰。又眾長之長也。趣馬。掌

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

梁氏益曰。朱子於小雅十月之交傳云。師氏掌

司朝得失之事。此云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各以職之所在而分言之。

膳夫。掌食之官也。

歲凶。年穀不登。

孔氏穎達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穀一熟也。歲凶。謂此歲凶

也。年穀不登。謂此年之穀不成熟也。

則趣馬不秣。

孔氏穎達曰。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弛

其兵。

朱氏公遷曰。掌近王之兵。故可弛。

馳道不除。

孔氏穎達曰。曲禮注云。為妨民取蔬食。故

也。穀梁傳。大侵之禮。亦云道不除。○朱祭事不縣。孔氏

子曰。秦漢謂天子所行之道為馳道。穎達曰。穀梁傳曰。大侵之禮。禱而不祀。然則膳夫徹膳。孔氏

此云祭者。正謂祈禱之祭不用樂也。穎達曰。徹膳者。天子日食左右布而不修。孔氏

太牢。今減損之也。穎達曰。左右布而不修。之官。布列於位。不令有所修造。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王氏

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

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孔氏穎達曰。無不能而止者。其發倉廩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

無敢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呂氏祖謙曰。釋文曰。里本作

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劉氏瑾曰。孟子稽大不理於口。集傳訓賴。

次... 蕩之什

亦引季布傳無俚之俚為證。然則里理俚蓋通用。

**集說**

輔氏廣曰：歲凶，故上下離散，無有統紀。止言百官者，百官猶如此，則萬民又可知矣。君、吏、民三者相須，有一病焉，則皆受其病。此理之必然也。瞻卬昊天，云如何里，蓋又呼天而訴之。言其如我之憂何也。此亦人窮則反本之意。○黃氏佐曰：上數章見君能憂民之憂，此見臣能憂君之憂也。靡人不周，謂各竭精誠以回天意而救百姓，無不能止。無有以天意不可回，百姓不可救而遂止不為也。○徐氏常吉曰：此章蓋又訴諸臣之勞，以冀天之察也。

○瞻卬昊天有嘒

呼惠反

其星。大夫君子，昭假

音格

無贏

盈音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

于偽反

我以



庚庶正。叶諸盈反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集傳**

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

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陸氏佃曰。言旱久而繁星備見。星陽之精也。陽

盛而亢。則星稠於上。其理然也。○姚氏舜牧曰。有嘒其星。應首章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句。然羣臣竭

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

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固

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眾正也。蘇氏轍曰。未

庶官定於是有民不寧而

者也。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

安寧乎。張子曰。不敢斥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閔羣臣同恤。此又勸以終之。○朱子曰。古之聖賢。遇災而懼。嚴恭祇畏。以正厥事。猶不敢庶幾其萬一。故曰瞻仰昊天。曷惠其寧。○朱氏善曰。始言有嘒其星。歎其雨之不可必。終言曷惠其寧。幸其雨之或可必。上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求其助於神。此言大命近止。無棄爾成。盡其責於已。凡若此者。非以為一人也。固以定眾志也。○季氏本曰。爾成。謂假天之成功也。因旱之不止。而不黽勉以求天之必應。則棄爾成矣。棄其成而自怠。則有為我之私。是自取戾也。惟天惠之以雨。乃可安寧耳。此勉羣臣救災之不怠也。非其有愛民之誠而能之乎。



張氏未曰不誠意於人事而誠之於祭祀不勉之於吾身而推之於臣僕何也蓋人事已修矣吾身已勉矣所不可知者祭祀與臣僕而已今也祭祀無不誠臣僕無不善則本末大小無不治矣此所為側身修行之主也○許氏謙曰宣王遇災憂懼始祈於外神次祈於宗廟既而無驗則自揆事神之誠或未至誠既盡則又盡人事以聽天命也其恐懼修省之意仁愛惻怛之誠反覆淫溢於言辭之間宣王之所以賢可見矣○朱氏善曰讀是詩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敬畏以事天而天監之虔恭以事神而神享之惻怛以恤民而民懷之蘊隆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內治既修外攘斯舉中興之業皆自雲漢一念之烈而基也

# 雲漢八章章十句



金定言... 卷一

**隸說**

李氏樗曰春秋傳宋大水公子御說對魯數語耳而臧孫達便知其有恤民之心況宣王憂民之心如此如之何而不中興乎○呂氏祖謙曰宣王之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沈氏守正曰或曰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食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舍此周制也先時無備臨變而君臣同憂是棄本而修末也蓋雲漢承厲王之後百物凋弊有不可得為者耳

崧

息中反

高維嶽

駿

音峻

極于天

叶鐵因反

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叶胡千反

四國于蕃

叶分

四

方于宣

**集傳**

賦也。山大而高曰崧。

李氏巡曰。山高者自各崧。本不指中嶽。今之中嶽名嵩。

高。或取此文以立名乎。

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恒是也。

孔氏

穎達曰。羣書多云五岳。此傳惟言四岳者。以堯立四伯。

主四時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

而不言

駿大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

孔氏穎達曰。孔

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詩及

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

呂刑者之子孫也。

呂氏祖謙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于王室者。甫雖不見於

經。以文意考之。

申。申伯也。

李氏樛曰。申侯爵。以其為方伯。故謂之申伯。

皆姜

蓋當如此也。

姓之國也。

孔氏穎達曰。堯之時。有姜氏者。掌四岳之祭。周則有甫申齊許。皆姜氏之苗裔也。翰。

榦。蕃蔽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

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

孔氏穎達曰。美申伯而及甫侯。實能為周之楨榦屏蔽。

由上世俱出於四岳。故連言之。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朱氏公

氏出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修

其職。嶽神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為嶽降

神而為之也。黃氏樵曰。惟嶽降神。乃詩人形容之辭。以見上天與周之意。不必泥其有無也。

李氏樛曰。言崧高之山。其大極矣。在穆王之時。則生甫侯。在宣王之時。則生申伯。是二人者。皆為周





室之屏翰。四國則皆賴之為蕃衛。四方又賴之以宣布  
恩澤。○魏氏了翁曰。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為流通。  
固也。而人物之生。又係乎時數清明之感。山川英靈之  
會。祖宗德澤之積。○朱氏公遷曰。嶽山靈氣深厚。故鍾  
為二賢。前後迭出。功相比業。相齊其生也。有自來。其出  
也有所為。非偶然也。推賢者以配古人。其敬重如此。○  
朱氏善曰。四嶽之佐。唐虞有功於神人大矣。故愈久而  
不替。其在於周。既生甫侯於前。復生申伯於後。要皆足  
以為周之楨幹。四國其有不賴之而屏蔽者乎。四  
方之人。其有不賴之而宣布天子之德澤者乎。

○**賡**。申伯王纘祖管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

**式**。叶失王命名伯。叶逋定申伯之宅。叶達登是南

**邦**。叶卜世執其功。

次定詩經傳統覽卷一  
蕩之什

**集傳** 賦也。亶亶強勉之貌。朱子曰：與亶亶文王者異矣。姚氏舜牧曰：亶亶就蕃宣

之勤 言。纘繼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王氏

安石曰：國之所都亦曰邑。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

作邑于豐商邑翼翼是也。土也。曹氏粹中曰：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式使諸

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侯以為法也。陳氏鵬飛曰：南國是召伯。召穆公虎也。登

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或曰：大封

之禮。召公之世職也。孔氏穎達曰：王肅云：召公為司空。主繕治。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

其事。○劉氏瑾曰：如或說則此章前四句述王褒封申伯之事。後四句述王命穆公為申伯定邑居常守康公

也。職

**集說**

林氏之奇曰。宣王之世。申伯以王舅大臣。爲南國  
屏翰。蓋前此申在王畿之內。而宣王始分封之。以  
扞城王室。○范氏處義曰。申伯始以申國之賢諸侯。入  
爲卿士。既佐王有功。王遂使繼其前日之事。改大其邑。  
俾邑於謝。以爲南國之式。則方伯連帥之任也。其營謝  
邑也。特命名虎。以卜築之役。召伯既告成。則申伯之宅  
定矣。於是申伯得以成此南邦之功。而世守之也。○彭  
氏執中曰。申伯之先。已爲諸侯。故王使繼其事。而邑於  
謝。式於南邦。此加地進律之賞也。○朱氏公遷曰。此言  
申伯封謝之由。天子城謝之意。盡尊崇之道。致悠久之  
規。禮意無加於此矣。○薛氏應旂曰。定以經營言。登以  
成就言。宅指宗廟城郭宮室之類。其功卽屏翰蕃宣之  
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叶卜反因是謝人。以作爾

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叶地反王命傅御。遷其

私人。

**集傳** 賦也。庸。城也。孔氏穎達曰。傳以下云。有俶其城。故以庸為城。言因謝邑之

人而為國也。朱氏公遷曰。體勢不重。則不足以鎮南。服。故因謝邑。居民稠密。而以之作邑也。鄭

氏曰。庸。功也。為國以起其功也。段氏昌武曰。起發其功。使之彰顯。庸。民功也。封

於謝。以作其民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傅。御。申伯家臣之

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輔氏廣曰。申伯為卿大夫。時。必有家臣。今出封於謝。

不敢自與之往也。故王命其家臣之長使遷之。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

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傅。蓋古制如此。

**集說** 朱氏善曰。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遷

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之傅御土田。徹而國制

定。私人遷而家道成。則王之所以待申伯者厚矣。○何氏楷曰。用徹法以正其土田。則經界之修明。稅賦之畫

一。皆在其中矣。此即黍苗篇所云平原隰清泉流之事。○韓奕言實畝實籍。江漢言徹我疆土。而此言徹申伯

土田。蓋自厲王貪暴而徹法壞盡矣。宣王中興之美。此亦可見其一也。○王氏志長曰。宣王於申伯。慶以土地

俾式南國。倚賴至矣。至於徹謝土田。仍命名伯。蓋建國徹田。司空之事。此見周法之嚴於畔官。離次如此。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尺叔其城寢廟既

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叶通四牡騶騶。渠略鉤

膺濯濯。

**集傳** 賦也。倝始作也。藐藐深貌。騶騶壯貌。濯濯光明貌。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說往營謝邑訖而告王。言召伯既作其城。又作寢廟。王乃賜申伯以四牡之馬。又賜

以在首之金鉤。在膺之樊纓。將欲遣之。故賜以此物也。

○案中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曹氏粹中曰。

申伯之功。宜以建國。召伯營之。得其時制。故并美之也。

○輔氏廣曰。有倝其城者。言城則始作。若寢廟則先居宅而成之矣。召公既迄事而告王。故王錫申伯以車馬而使之就國也。○姚氏舜牧曰。申伯之功。與世執其功

不同。此營謝之功也。黍苗云。肅肅謝功。召伯營之。正謂



此也。四牡鉤膺。卽下之路車乘馬也。預備以送其行。曰王錫。及行而贈送之。曰王遣。

○王遣申伯路車乘

繩證反馬

我圖爾居莫如

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叶音補

往近

鄭音記案說文從辵從斤

今從斤誤

王舅南土是保

叶音補

**集傳**

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

孔氏穎達曰。毛以為特賜汝以大圭。謂桓圭九

寸也。以為汝之執瑞。○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寶

瑞也。桓圭。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呂氏祖

謙曰。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

圭。蓋介之為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也。

近

辭也。

鄭氏康成曰。聲如彼記之子之記。○徐氏光啓曰。辭者。語辭也。

**集說**

段氏昌武曰。呂曰。古之封建。營其城邑寢廟。必其所封諸侯自為之。天子有所不與。申伯以親且賢。王欲褒賞而尊顯之。皆使召伯先為營之。然後以禮遣之。所以建國親侯者。恩禮無不曲盡。○嚴氏粲曰。五章申述錫遣之事也。王遣申伯之國。賜之以路車。即上文鈎膺金路也。賜以一乘之馬。即上文四牡躑躑也。申伯以異姓受金路。異恩也。故侈君之賜而申復言之也。王因告申伯。我謀爾之所居。無如南土之最善。又特賜汝以大圭。為汝所執之瑞。亦侈君賜而美大言之也。○朱氏公遷曰。南國是式。德足以為矜式也。南土是保。才足以為屏蔽也。申伯之承重任如此。○徐氏常吉曰。南土是保。欲其保障一方。為南國巨鎮。非但自保其國而已。即首章維翰之意。

○申伯信邁。王餞

淺賤反

于郟

芒悲反

申伯還南謝于

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

直里反

其糗

音張

式遄

市專反

其行

叶戶郎反

**集傳**

賦也。郟在今鳳翔府郟縣。

皇輿表。今隸陝西。

在鎬京之西。

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郟

也。孔氏穎達曰。自鎬適申。塗不經郟。時宣王蓋省視岐周。故餞之于郟。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鎬。而後適

申。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音朔畱。疑於行之不果故也。

也。何氏楷曰。邁。行也。信邁猶云果行。峙。積糗糧。遄。速也。召

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餼糧。孔氏穎達曰。謂自京至謝所在

次

卷十九

蕩之什

五



道路具其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許氏謙曰。地官遺人。掌其道路之委

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疏

倉人主穀。廩人主米。計足國用。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以其餘共委積。少曰委。多曰積。

**集說** 曹氏粹中曰。祭統曰。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郤近岐周先王之廟在

岐。申伯之受封。則册命於先王之廟。故王在岐而飲餞于郤也。江漢言召虎之封。亦曰于周受命。於此可見矣。

○呂氏祖謙曰。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人。以峙其糧。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如此。

○輔氏廣曰。此言王餞申伯之誠意也。王先使召伯為之定居宅。作城郭。以成其國。徹土田。遷私人。以分其業。

終又斂賦稅。積餼糧。而後申伯之行。無道路留滯之虞矣。○朱氏公遷曰。上言徹土田。是井其田以授民人。此

言徹土疆。則取井田什一之賦。以為餼糧。而供一時之用耳。

○申伯番番音波叶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周

邦咸喜。戎有良翰。叶胡千反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

武是憲。叶虛言反

**集傳** 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戎。女也。申伯既入

于謝。周人皆以為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元。長。憲。

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為法也。孔氏穎達曰。由申伯有文有武。故得

與文武之人為表式。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王為法也。

**集說**

曾氏鞏曰此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異而實同皆美其全德耳。○輔氏廣曰不顯申伯言申伯之甚顯也親則為王之元舅賢則為文武之士之法則始言番番但見其武終則并文言之。○嚴氏粲曰七章述申伯至謝此方送行而豫道其事也。○鄒氏泉曰周人就京師之人而言戎周人自相謂也天下以京師為根本京師以列國為藩垣藩垣得人根本之所由以固也故曰女今有良翰矣此正應維周之翰意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

汝又反

此萬邦聞

音問

于四

國

叶于逼反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

伯

**集傳**

賦也。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

孔氏穎達曰尹吉甫以尹



為氏其先嘗為誦工師所誦之詞也孔氏穎達曰詩者

尹官而因氏焉為樂碩大風聲王氏安石曰此雅也而謂之風則以辭

曲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也○朱氏公遷曰述於言為詩歌於工肆遂也

為誦其聲足以感人則為風肆遂也輔氏廣曰柔惠柔德之善也直剛德之善也其德

**隸說**剛柔相濟文武兼資故能揉治萬邦而名聞著於四方之侯國此吉甫之詩所以不容不作也○嚴氏粲

曰所言王室依賴諸侯表式皆天下安危之大計是其詩之大也美其功以勉之是其風之好也○謝氏枋得

曰人臣之事君柔而順者多流於邪曰柔惠且直異乎小人之佞柔矣

**總論**許氏謙曰史記謂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或封於申然則申舊國非宣王始封之也謝非申國之

舊宣王改封申伯於此。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之言。可見矣。申之舊國。莫可攷知。今南陽之申。因申伯而名。謝地也。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揉此萬邦。見其功也。南國是式。式是南邦。疊疊番番。柔惠且直。聞于四國。見其賢也。○姚氏舜牧曰。王纘。王命。王錫。王遣。王餞。見天子春注。殷勤之意。又數稱申伯。見詩人丁寧鄭重之詞。總之則申伯之德。足以承天子寵命之隆。故在錫之者。非濫與承之者。非濫受。其作詩以送之者。非溢美也。

# 崧高八章章八句



朱子語類問崧高烝民二詩。皆是遣大臣出為諸侯築城。曰此也。曉不得。封諸侯。固是大

事。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

自勞攘。○胡氏一桂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裏。黍苗

不過述召伯營謝之功。崧高則尹吉甫送申

伯。雖美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夷好。呼報反是懿。

德天監有周。昭假音格于下。叶後五反保茲天子。生仲

山甫。

**集傳** 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

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孔氏穎達曰。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

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宣

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

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藏。而達

次  
子  
聖  
學  
心  
法  
卷  
一  
蕩  
之  
什



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

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

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何氏楷曰。即書言恒性是也。故其情

無不好此美德者。朱子曰。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為常道。所以無不好

此懿德者。物物有則。止於仁。君之則也。止於敬。臣之則

也。視遠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又言

之則也。恭作肅。貌之則也。四肢百

骸。萬事萬物。莫不有當然之則。而況天之監視有周。

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朱氏公遷曰。明德在下。而感格于天也。故保

之。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

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

嚴氏粲曰。詩欲美山甫。故謂山甫天

實生之。若所稟獨厚於人者。

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為此詩者

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

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矣。讀者其致思焉。

**集說**

王氏質曰。民之秉彝好德。蓋其常稟。然天有特為時而生者。則與常稟不同。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

萃者也。○真氏德秀曰。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彝而言秉者。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為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之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也。○嚴氏粲曰。於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氣之粹焉。是有關於國家盛衰之數。而非偶然也。有周總一代言之天子。指宣王也。言

由先世積德之久。故天眷宣王為生賢佐也。○陳氏櫟曰。天之生人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氣之成形者。物也。理之成性者。則也。自性之確然有定者。言之謂之則。自性之秩其首也。姑之謂之彝。自其行道而得此性。理於心者言之。謂之德。好以情言也。惟其有此則。是以秉此彝。惟其性秉此彝。是以情好此德。情之所發。好善如此。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此言賦受精微之理。三百篇第一義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祐之。賦。叶韻若賦

詳未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



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東萊  
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  
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  
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集說**

朱子詩傳遺說問東萊呂氏說後一章云。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  
章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亦曰柔惠且直。然  
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用不得了。人之  
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今仲山甫却是柔  
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若以仲山甫柔

嘉維則必要以此爲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問巧言令色鮮矣仁。詩言令儀令色。何也。曰。詩人所謂令色者。非是做作恁地。上文云仲山甫之德。令儀令色。此德之形於外者如此。與鮮矣仁者不干事。○段氏昌武曰。黃曰。天子是若。而必曰明命。蓋順君而不至於逢君矣。○嚴氏粲曰。山甫令儀令色。則動容周旋中禮矣。猶曰威儀是力。何也。有德者。固威儀之所自形。而謹其威儀者。亦所以檢攝而養其德也。故致禮以治躬。則莊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可不勉與。大臣以道事君。而曰天子是順。何也。順者。臣道也。坤道也。事君盡禮。順也。有犯無隱。亦順也。將順正救。皆出於忠愛。無往非順也。○蔣氏悌生曰。德性之美。純乎天。故體之所具。無不善。知行之學。盡諸已。則用之所施。無不宜。大臣有美質。而加學問之功。宜其得君以行其道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壁無韻未詳纘戎祖考。王躬

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叶方月反

**集傳** 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

朱氏公遷曰。出大戴記保傳篇。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犬保。而犬保

抑其世官也。與。問仲山甫以冢宰兼犬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

保茲天子。王躬是保。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孔

穎達曰。宰夫掌諸臣之復。注云。復之言報也。反。喉舌所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事。是謂奏事為復也。

蕩之什



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

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

營四方。○輔氏廣曰。今茲築城於齊。則亦經營之一事也。

政。則出外以經。○嚴氏粲曰。出納則居中。以通達上下之情。賦

營四方之治。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黃氏樵曰。宣王命山甫曰。纘戎祖考。而繼之曰。王躬是保。蓋使之以其孝於祖父者。而忠於其君。又繼之曰。出納王命。賦政于外。蓋使之以其忠於君者。以及於民。想其在朝廷。則有以得君之心。在邦國。則足以得民之心。吁。賢哉。○朱氏公遷曰。式百辟。保王躬。必盛德而後行。出納王命。而賦其政。則非剽煩治劇之才。不能當此任也。朝廷衆職。專命於山甫。則其才全德備。可見矣。○蔣氏悌生曰。仲山甫之出使。爲城齊而行。吉甫

舉其職於賦政于外。特一言之。至於式百辟。保王躬。為王喉舌。屢言而不一言焉。可見大臣之職。以朝夕匡弼為本。而出使於外。持一時之用耳。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鄙仲山甫

明叶謨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佳賣反

以事一人。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

徐氏常吉曰。明臧否者。謂於諸侯治國之政。知其善而益獎勸之。知其不善而益戒飭之也。明。謂明

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

偷以全軀之謂也。

饒氏魯曰。明者大無不照。哲者微無不察。保身者其中庸不驕不倍足與

足容之。解怠也。一人天子也。

**集**

李氏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則內以保其身也。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此則外以致其君也。○朱

子語類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有些小委曲不正處否。曰。安得此。只是見得道理分明。事事處之得其理。有可全之道。便有委曲處。亦是道理可以如此。原不失正。特不直犯之耳。若到殺身成仁處。亦只得死。古人只是平說。中庸無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上文蕭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



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輔氏廣曰。王命尊嚴。山甫則奉而行之。邦國有順有否。山甫則能明而辨之。此承上章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而言之也。大凡徇外者。多忘乎內。而山甫又能以明哲而保其身。守己者。或簡於人。山甫又能夙夜匪懈。解以事一人。此其為全德也歟。

○人亦有言。柔則茹。忍與反之。剛則吐之。維仲山

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古頑反寡。叶果五反不

畏彊禦。

**集傳**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不茹。柔故

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彊禦。孔氏穎達曰。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

喻又言其實以充之。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

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

**集說**

廖氏剛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則無不愛也。豈以其柔而茹之。義則無不理也。豈以其剛而吐之。書曰。無虐於獨而畏高明。仲山甫與有焉。○劉氏瑾曰。周子以柔善為慈祥。柔惡為懦弱。剛惡為彊梁。剛善為嚴毅。山甫不茹不侮。則有柔善而無剛惡。不吐不畏。則有剛善而無柔惡。故其柔嘉不為軟美。保身不致枉道。剛柔合德。而發皆中節也。○朱氏善曰。常人之情。因物有遷。而惟君子之守。則不以物情之異。而或變也。

○人亦有言。德輶

羊久反

如毛。民鮮

息淺反

克舉之。我

儀圖

叶丁五反

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叶林五反

之袞

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賦也。輶，輕也。劉氏濟曰：駟，馱曰輶車者，亦取其馳逐之輕，故輶有輕之義。儀度圖。

謀也。袞，職也。天子龍袞，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袞職。

有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章氏甫曰：德，輶易舉。朱子所謂能知

能行者也。然人莫能舉也。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鄭氏康成曰：我

吉甫自我也。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

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

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

大... 蕩之什



助也。

黃氏樞曰助者生於有所不足。今山甫能舉眾人不能舉之德。則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雖愛之而

莫能助

至於王職有闕失。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

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

君之闕者也。

嚴氏粲曰此推尊其德足以格君也。○朱氏善曰舉已之德者所以立本。補君之闕

者所以致用。即上章所謂能保身而後能事君者也。



輔氏廣曰德者人之固有。然非知至意誠者莫能舉也。舉在我之德。補在君之德。此亦非彊立者不

能。山甫之德至是。又不可獨以柔稱矣。○朱氏公遷曰

舉者。以身體之也。舉其德者。似易而實難。自本然之理

言之。則人情莫不好此懿德。自氣質之稟言之。則有能

舉不能舉之異。觀令儀令色以下數語。則山甫之能舉

其德可見矣。舉德所以申二章之意。補闕所以申三章四章之意。德業俱盛。此章備焉。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在接反每懷

靡及。叶極業反四牡彭彭。叶鋪郎反八鸞鏘鏘。七羊反王命仲

山甫。城彼東方。

**集傳** 賦也。祖行祭也。曹氏粹中曰。顏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焉。是出門而後祖祭。

故云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


出祖。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

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歐陽氏修

曰齊世家。大公封營邱。至五世胡公。徙都薄姑。子獻公。徙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

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

### 守歟。

曹氏粹中曰。車徒之行。如是其速。而山甫每以不

四章之夙夜匪解也。言每懷靡及。故說車馬之健與疾。言王以禮遣之。則說四牡之盛。驚聲之和。以見騶從車馬之光華。末章之駉駉喈喈。則又言其既行之儀也。何氏楷曰。懷如不及事之慮。山甫之急公也。然以下章永懷之語觀之。山甫身遠闕廷。而心懸啓沃。其所為皇皇如靡及者。亦欲事畢而早還朝耳。○徐氏鳳彩曰。起大事。動大衆。既非旬月之功。又恐調度之失。是以有靡及之懷也。



○四牡騤騤。

求趨反

八鸞皆皆。

音皆叶居奚反

仲山甫徂齊。

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叶孚情反

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懷以慰其心。

**集傳**

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清風，

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

此詩慰其心焉。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

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

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集說

曹氏粹中曰。仲山甫奉王命總衆以出。當有節度。故雖行疾。亦有威儀也。○蓋山甫久勞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故永懷。○輔氏廣曰。人不足適。政不足閒。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山甫內外之事。無不綜理。而其輕重緩急之序。則於心自有定見。吉甫知之。故告以遄歸焉。所以安其心也。穆如清風者。言感而入之意味深長也。○朱氏公遷曰。車馬旣啓行矣。無他告焉。式遄其歸而已。遄其歸。則庶有以寬其靡及之心也。此二章言山甫如齊而已。所以作詩之故。○張氏所望曰。人臣事君。事無大小。皆不敢以忽心處之。固也。然山甫一身所係甚重。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之上者。當時城齊之役。未詳其事。或者當用大臣董治之。亦未可曉。然一旦遠行。不得朝。又納誨。顧瞻君側。繫心不忘。能無永長之懷乎。故山甫之城齊而有懷愛君之心也。吉甫作誦以慰山甫。亦以諷王也。夫漢臣尚有辭淮陽。願出入禁闥者。山甫豈無是心。遄歸之語。其旨深矣。○唐氏汝諤曰。一

則以山甫之德望而出城齊。其事要不足辦。一則以王躬是保而使之久出。其心猶不自安。故作詩以慰其心焉。

**總論**

陳氏櫟曰。篇內諸章。多與開端之語相應。柔嘉維則之則。即有物有則之則。儀色之令。威儀之力。皆所以全物中之則。柔不茹。剛不吐。則剛柔不過其則也。民之稟氣受性。雖同而氣未必皆秀。性未必皆全。故德雖易舉而不能舉也。山甫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是以獨能舉此德而異於凡民耳。○許氏謙曰。烝民詩。反覆贊詠。雖兼職業事功言之。大率主於德耳。八章之間。凡言仲山甫者。十有二。於以見倦倦尊慕之意。然則尹吉甫。可謂知德而善言德行者歟。首章且言天命之原。人心之本。則當時吉甫之下。仲山甫又最賢歟。

**烝民八章章八句**

蕩之什



**集說**

陳氏鵬飛曰。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  
 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為美宣王何也。蓋人君  
 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  
 美莫大焉。○林氏之奇曰。宣王時。北有玁狁。南有  
 荆楚。東有徐夷。故式是南邦。以申伯城彼東方。以  
 仲山甫奄受北國。以韓侯其為謀甚悉也。○朱子  
 曰。看烝民詩。及左傳國語。周人說話。多有好處也。  
 是文武周公立學校。教養得許多人。所以傳得這  
 些言語。如烝民詩。大故細膩。○郝氏敬曰。詩稱山  
 甫才德位望。為王保躬補袞之臣。不可一日去王  
 所。而城齊之役。何足以煩之。亦異於采芑六月之  
 命。使矣。詩言袞職有關。式遄其歸。寓諷規之意云  
 爾。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

下與韓侯受命。  
考叶

王親命之。纘我祖考。上與道叶無廢朕命。夙夜匪解。

音懈叶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古旦反不庭方以佐。

戎辟。音璧

**集傳**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曹氏粹中曰。禹貢梁山岐在雍州。○李

氏樗曰。其後屬晉。爾雅。梁山晉望也。孫炎注曰。晉國所望祭。則是韓滅之後。故以為晉之望也。今在同

州韓城縣。皇輿表。今屬西甸治也。蘇氏轍曰。禹之治水

不甸。雖梁山亦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

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班氏固曰。世

次定詩經專說彙纂 卷十九 蕩之什

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纘繼戎女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為諸

侯也。虔敬易改。幹正也。鄭氏康成曰。作楨幹而正之。不庭方。不來庭

之國也。梁氏益曰。左傳。鄭莊公以王命討不庭。說者曰。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庭。言不趨走於庭。

故討其罪。○徐氏鳳彩曰。幹不庭方。韓為北方牧伯。釐正外藩。此又職業中之尤大者。辟君也。此

又戒之以修其職業之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

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為尹吉甫作。今未有

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放此。



朱子曰。將言韓侯。故先序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之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纘。戒祖



考以下述王親命之詞也。○輔氏廣曰：夙夜匪解，勤也。虔共爾位，敬也。爲諸侯而能勤與敬，若此則能無廢朕命矣。幹不庭方，以佐戎辟，言我旣信任於汝，則韓侯自可力修其職業，有不來庭之諸侯，則助王以幹正之也。以末章觀之，則其所正者，亦追貊之國耳。○蔣氏悌生曰：言地利出於前聖之功，旣加錫命而使之盡繼述之道，侯爵出於時王之制，又加申戒而使之勤方伯之職。蓋王者分封班爵，正欲其世守封疆，以藩屏王室，故不惟使嗣君以祖宗之心爲心，繼承舊緒而無愧於往昔。尤欲諸侯以天子之心爲心，勤修乃職而無負於君也。○朱氏善曰：朕命不易，示之以信也。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有以敵王之愾也。○鄒氏泉曰：幹訓正不專言征伐，亦示以大分，誨以彝倫之意。蓋韓之立國，所以爲遠人計耳。正彼不庭之國，以風遠人之歸，則布德宣威，以佐汝辟者在是，而職業以修，世業以繼矣。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

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第錯衡叶戶郎反玄

袞赤舄鉤膺鏤錫音羊鞞音郭弘音弘淺幘音莫歷

條音革金厄叶於栗反

**律傳** 賦也。修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朱氏

公遷曰于王也。孔氏穎達曰毛於崧高以介圭為所執

正曰介圭乃其先祖為州牧所受。淑善也。鄭氏康成曰

也。色者交龍曰旂。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注於旂

竿之首為表章者也。

孔氏穎達曰。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

或無。染烏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然

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

故云。鏤刻金也。馬脊上飾曰錫。今當盧也。孔氏穎達曰。

綏章。鏤刻金也。馬脊上飾曰錫。今當盧也。當盧者。當馬

之額。盧在脊眼之上。案巾車。玉路錫樊纓。金路鈎樊纓。

注云。金路無錫有鈎。此言鈎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

者。蓋特鞞去毛之革也。鞞式中也。謂兩較。朱氏公遷曰。

賜之。淇奧鞞去毛之革也。鞞式中也。謂兩較。較音角。見衛

注。之閒橫木可憑者。以鞞持之。使牢固也。孔氏穎達

之皮。施於軾之中。淺虎皮也。毛氏萇曰。虎鞞覆式也。字

央。持車使牢固也。淺虎皮也。皮淺毛也。鞞覆式也。字

一作箒。又作幘。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孔氏穎達曰。幘

字。禮記作箒。周

蕩之什



禮作禛。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幣鹿幣。春官巾車言犬  
禛豨禛。皆以有毛之皮為幣。少儀御車之法云。拖諸幣。  
明在軾上。故。條革。轡首也。曹氏粹中曰。以條皮為轡。  
知覆軾也。其有餘而垂者。謂之革也。金

厄。以金為環。纏搯轡首也。孔氏穎達曰。厄。大蟲如指。似  
蠶。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

厄蟲然也。



鄭氏康成曰。諸侯秋見天子曰覲。韓侯以時覲於  
宣王。故多錫以厚之。○曹氏粹中曰。既覲。則王班

圭而復之。乃以車馬旂服賜焉。○范氏處義曰。不言其  
人而稱其車馬。美之至也。韓侯入覲。既知尊君親上而  
無廢禮。故王之錫韓侯。其儀物亦為甚盛。○王氏炎曰。  
此章乃言所錫之多。以見恩寵之厚也。○朱氏公遷曰。  
韓為侯爵。不當服袞。但孔氏疏無衣。引周禮巾車注。謂  
王子母弟出封者。雖為侯伯。而車服皆如上公。以九為

節也。然又為特止於其身。後世子孫則各服其服。是則不可曉者。豈周禮至此已變其舊而然歟。○姚氏舜牧曰。王既親命。必有錫也。詩人將敘錫予之隆。故追敘韓侯始來之儀度。及入覲合信之禮言之。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音甫餞之。清酒百壺。

其殽維何。魚反白交。

反白交。

鼈鮮魚。其蔌音速維何。維筍反恤尹。

反恤尹。

反恤尹。

及蒲。其贈維何。乘反繩證。

反繩證。

馬路車。邊豆有且反子余。

反子余。

氏燕胥。



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

焉。屠地名。或曰卽杜也。

梁氏益曰。杜者。杜伯之國也。漢之杜陵。長安縣有杜伯冢。顯

父。周之卿士也。藪。菜。藪也。

孔氏穎達曰。藪者。菜茹之總名。對肉藪。故云。菜藪。謂為菹。

也。筍。竹萌也。蒲。蒲弱也。

孔氏穎達曰。天官醢人。且多。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

貌。侯氏。覲禮。諸侯來朝者之稱。

呂氏祖謙曰。覲禮。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此則

指韓侯也。胥。相也。或曰。語辭。



鄭氏康成曰。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

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孔氏穎達曰。始行而為祖祭者。為尊其往也。反則自歸其國。而亦作祖祭。言其來為尊王。歸亦謹慎也。祖與所宿。不是一處。餞訖。然後出宿。今出宿之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畱於是也。諸侯反國。為王臣所送。送者惟卿士耳。故知顯父周之卿士也。○王氏炎曰。此章言已覲而返也。○謝氏枋



得曰申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餞之禮亦有差等也○章氏甫曰乘馬路車是於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蓋殊典也

○韓侯取反七注妻汾符云反王之甥蹶俱衛反父音甫之

子叶獎里反韓侯迎魚覲反止于蹶之里百兩音亮又如字彭

彭叶鋪郎反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反從之祁

祁巨移反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叶着貧反

**集傳**

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何氏楷曰於蹶父所

居行親迎之禮蹶父為周卿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士意其采邑必在王城外也

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音公

也。孔氏穎達曰。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

有黎比公。莒不為君。諡每世皆以地號公。嚴氏粲

曰。解頤新語云。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鄂。謂之

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犬叔。及出奔。謂之共叔。其

皆汾王。蹶父周之卿士。孔氏穎達曰。知蹶父卿士者。蹶

之類乎。蹶父。周之卿士。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

言靡國不到。則是為王。姑姓也。曹氏粹中曰。說文曰。黃

聘使之。人故知卿士也。帝之後百。皞姓。姑。后稷

妃家也。然則諸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

也。鄭氏康成曰。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

也。羅氏中行曰。妻之女弟曰娣。公羊傳云。媵者何。諸

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娣姪從。姪者何。兄之子。娣

者何。弟也。劉氏瑾曰。嫡妻有娣有姪。同姓二國之媵。





盛儀容之美。亦有以當韓侯之心也。○楊氏慎曰：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即所謂韓侯顧之也。蓋正其始，男先於女者，禮體之嚴也。止而說，男下於女者，禮用之和也。是所謂顧者，禮也。○姚氏舜牧曰：方敘韓侯受命，天子錫命之事，而更端於取妻一節，何也？凡臣子日用之所享，何莫而非君父之所賜，而況乎婚娶之禮，之大行於承君錫命之後，且所娶者，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思光寵賁，有出於尋常萬萬者，此所以詩人并序之，以見受命寵光之一至於此也。○徐氏鳳彩曰：迎以百兩，從以諸娣，皆邦君之禮也。韓侯始受命為諸侯，故其取妻成其為夫人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

于為反

韓姁

其一反

相

息亮反

攸莫如韓樂

音洛叶力告反

孔樂韓土，川澤訏訏

況甫反

魴

鱣甫甫。麀鹿。嘖嘖。

愚甫反

有熊有羆。有貓。

苗茅二音

有

虎慶既令居。

叶斤御斤於二反

韓姑燕譽。

叶羊茹羊諸二反

**集傳**

賦也。韓姑，蹶父之子，韓侯妻也。

孔氏穎達曰：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

之國謂之韓姑。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訏訏，甫甫大也。嘖嘖，眾也。

貓似虎而淺毛。

爾雅：虎竊毛謂之虓。音棧。郭氏璞曰：竊，淺也。

慶喜令善也。

喜其有此善居也。

朱氏道行曰：由物阜以徵民蕃，其居之令可慶矣。

燕安譽樂也。

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蹶父為王卿士，人臣不得外交，無國不到，是為王使也。昏禮，男先求女，而蹶父為女擇。

夫者禮。陽倡陰和。固當男行女隨。但男女長幼賢愚。當量敵取匹。女家意相許可。然後遣媒。故女家亦擇男也。

○曹氏粹中曰。此章與碩人卒章意同。齊近河。韓多山。各賦其所有。一則美其父母之國。一則美其所嫁之國也。

○輔氏廣曰。言蹶父武勇健敏。其為卿士。出使侯國。所歷之多。而為其子韓姑擇可嫁之所。莫如韓國之樂也。北地少得川澤。而獨韓之川澤。訐訐然。大水陸所產衆多。既喜韓姑有此善居。則韓姑之安與樂也。可知矣。

上章言韓侯之迎韓姑。有以當其心。此章則言韓姑之歸韓國。有以適其意。男女相稱。夫婦咸和。則家道正矣。

○謝氏枋得曰。韓侯之宜家室。皆宣王信任寵祿之恩也。詩人之意。欲臣子知其所自。無忘上恩。竭智盡忠。以報國也。

○許氏謙曰。詩人言國之富樂。必道其禽獸魚鼈之盛。蓋日用之所須者。未嘗言及金玉也。是亦性情之正之一端也。

○唐氏汝諤曰。雖敘韓姑歸韓之樂。亦以見韓封域之美也。



○溥彼韓城。燕因有反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

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母伯反奄受北國。因以

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音毗皮。赤豹黃

羆。

**集傳** 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貊。夷狄之

國也。墉。城。壑。池。籍。稅也。孔氏穎達曰。公羊傳曰。什。貔。猛

獸名。孔氏穎達曰。釋獸云。貔。白狐。赤豹。毛赤而○韓初

封時。召公為司空。朱氏公遷曰。此王命以其衆為築此

召公指康公。

大... 卷... 蕩之什

城。朱氏公遷曰。言王命者。先王命之也。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

城。邢城楚邱之類也。孔氏穎達曰。左傳云。邢晉應韓。武

以言先祖受命。故本之始封之君。言初為韓君者。受此

侯伯之命也。○朱子曰。不知當初何故不教本土人築

又須去別處發人來。豈不大勞攘。古人重勞民。如此等

事。却又不然。更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如漢築長安城

却去別處調人來。如今建州南劍上下築城。却去建康

府發人來。這般却曉不得。○呂氏祖謙曰。春秋之時。城

邢。城楚邱。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王以韓

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王以韓

侯之先。孔氏穎達曰。韓是武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因

之時。其命為侯伯。或成或康。未知定何時也。因

是百蠻而長之。孔氏穎達曰。言因時百蠻者。本立侯

伯主治州內。因主外夷。故云因也。故

錫之追貊使爲之伯。

北氏穎達曰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

州牧也。○朱氏公遷

曰此則指宣王言蓋向者先王以

百蠻不可無長因封

韓侯之祖爲之長今宣王又錫以

追貊而使韓侯悉長

以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

之則國益以大矣。

朱氏善曰修城池治田畝正稅法

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貢土物皆修其職業之謂以終首

章之

意也

**集說**

毛氏萇曰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奄撫也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

其壑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鄭氏康成曰

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爲

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

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



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命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爲人子孫。能與復先祖之功。韓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絕世。故築治是城。濬修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使如故常。○輔氏廣曰。此章又言王之委重於韓侯。而勉以強於自治。而修其職。貢於王也。○謝氏枋得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圉。徹田爲糧。可以足食。宣王爲邊方慮亦詳矣。

**總論**

朱氏公遷曰。一章。來朝而受天子之命。一章。旣朝而得天子之賜。三章。祖送而歸。四章。五章。親迎以歸。六章。則因前人之封建。增今日之土宇。而使修國中之職貢也。

#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程子曰。崧高之詩。止於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奕之序。止於能錫命諸侯。文武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誅討。莫不如志。爵賞有度。錫命有禮。夫豈以是為盛哉。天子之事。固如是也。至於厲王。王室衰微。諸侯肆行。賞罰不行於上。則褒美申伯為可嘉。錫命不行於下。則錫命韓侯為可嘉也。○黃氏震曰。宣王封申伯。所以懷南方之諸侯也。命樊侯城齊。所以懷東方之諸侯也。錫命韓侯。所以懷北方之諸侯也。○鄒氏忠胤曰。韓為望國。諸侯之向背係焉。而又密邇北國。為一方屏藩。韓侯來朝。猶用繼世稟命之禮。王因命之。纘舊服。受北國為伯。其依毗亦隆重哉。而馭下之柄。可槩見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叶他侯反

匪安匪遊。淮夷來求。

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浮浮。水盛貌。鄭氏康成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滔滔。順流

貌。

蘇氏轍曰。自周而南。出於江漢之間。召公率兵循江而下也。

淮夷。夷之在淮上者

也。

孔氏穎達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南。魯僖伐淮夷。應在淮北。淮之南北。皆有夷也。

鋪。陳也。陳

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

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

淮夷是求是伐耳。

蘇氏轍曰。言用命也。



鄭氏康成曰。宣王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



遊止也。為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其曰出戎車。建旗。又不自安。不舒行者。為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輔氏廣曰。首章言師眾之行。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故次章便言其成功。○嚴氏粲曰。持重之師。不貪利疾趨。疑於遲緩。故言非敢安處。非敢遊息。當時南征北伐。四方略定。惟淮夷未平。故召公從容臨之。而有餘也。○鄒氏泉曰。上言順水勢以伐遠。下言盛軍容以伐遠。只是一事一意。而兩敘之以成章耳。

○江漢湯湯。

書羊反

武夫洸洸。

音光

經營四方。告成。

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

叶唐反

時靡有爭。

叶苗反

王心載寧。

**集傳**

賦也。泱泱武貌。庶幸也。

彭氏執中曰。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興師。故

召公告成于王。曰。王國庶定。庶云者。幸其僅然。非以是為美也。

○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乃經營四方之叛國也。言告成于王。是伐之克勝。使傳遽告王也。知非召公親告王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于理。則是召公未還。且王國庶定。是未見王之辭也。故知使人告也。○曹氏粹中曰。宣王厲志恢復。始則北伐玁狁。次則南征蠻荆。至於常武江漢。而夷之居淮南北者。悉已討定之矣。故召虎於是以經營四方之武功。告成於王也。○李氏樗曰。王國既定。則於是無有戰爭之心。而宣王之心。亦可以安寧矣。觀此。則知宣王之心。在於安天下。其戰爭誠出於不得已。亦可以見

召伯能奉王之心，而能盡其職位也。○輔氏廣曰：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邇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此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召公又能以宣王之心為心也。○嚴氏粲曰：首章言王師之持重，二章則言告成，蓋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許氏謙曰：此詩三言四方，皆指淮夷左右而言，非天下之四方也。○朱氏公遷曰：淮南者，四方之一也。一隅有警，天下不定，故征伐淮夷，所以經營四方也。既告成功，則王國可定，而王心可寧矣。宜其急於告成也。

○江漢之滸。

音虎

王命召虎式辟

音開

四方，徹我疆。

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叶虎

反委





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疾病

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

曰來極。郝氏敬

猶之歸極則

壤視中國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名召公。

陳氏鵬飛曰。非謂宣王臨

江漢之地而命之也。○朱子曰。再

言江漢之澣者。繫上事起下事也。闢四方之侵地而治

其疆界。

薛氏應旂曰。江漢平則侵地復。故開闢之。然非為其所侵則疆界亂矣。故使之徹以治之。

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

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



嚴氏粲曰。三章述平賦也。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則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

之事。召虎既成功於江漢之滸。王命由此地以開闢四方。而施徹法於疆土。武事僅定。而卽行疆理賦稅之法。疑於病民。且疑於急迫矣。宣王謂我非疚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宜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于南海之遠。淮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朱氏善曰。封建井田。皆先王之良法也。故江漢既平。宣王卽命闢四方之侵地。將以復封建之舊也。徼四方之疆土。將以復井田之舊也。復封建之舊。所以息四方之爭。而固小國之利也。復井田之舊。所以戢四國之暴。而固小民之利也。於是疆之理之。盡南海而止。則雖濱海之國。無不復乎舊封也。濱海之民。無不安於什一也。此所以爲中興之盛也。

○王命名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名公維翰

胡叶

千反無曰予小子

叶獎里反

召公是似

叶養里反

肇敏戎公用

# 錫爾祉

**傳**

賦也。旬徧宣布也。自江漢之游言之故曰來召公

召康公爽也。翰榦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女公功

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游徧治其事以布王

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楨榦鄭氏康成曰為虎之勤勞故述其祖

之功以勸之。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

之事耳。能開敏女功輔氏廣曰肇謂自爾開之敏則自能有功也則我當錫



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



孔氏穎達曰。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又言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今王命召虎。稱其功勞。則來旬來宣。當指此二事。來旬。謂勤勞於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徧理衆國也。○李氏樛曰。人君之命臣。多言祖考之事以戒之。宣王命韓侯。既告之。纘戎祖考。今命召公。亦以祖考訓之。蓋欲世其家也。○劉氏瑾曰。此章追述王命召虎之詞。以終上章所言經營疆理之意。而起下章所序賞賜之事。○朱氏公遷曰。康公宣布政教。在江漢之間。今召虎征淮南。繼乃祖之業耳。故勉之使視王事如家事。既陳忠孝之道。以勸勉之。復明報施之道。以歆動之。○朱氏善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則召公者。實文武之楨榦也。我之命虎。以來旬來宣也。豈惟一人之爲。亦惟先人之功業。是繼。果能以繼先人之業爲心。則淮夷之未服。豈惟虎之責。抑亦虎之恥。

也。汝能開敏汝功。則我固當錫汝以祉福矣。勉之以先人之業。期之以後日之報。宣王真得待世臣之體也哉。

○釐力之反爾圭瓚才旱反秬音巨鬯初亮反一卣音由無韻未詳告

于文人錫山土田叶地因反于周受命叶滿并反下同自召祖

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叶禰因反



賦也。釐。賜。卣。尊也。爾雅釋器。卣。中尊也。○孫氏炎曰。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

孔氏穎達曰。春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賜時未祭。故卣盛之。嚴氏粲曰。下云於岐。周告先王。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王之廟。知文人為文王也。

康公也。○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錫爾圭瓚秬鬯

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毛

莒曰。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孔氏穎達曰。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以

廣其封邑。孔氏穎達曰。召本岐山之陽采地之名。且為

田。大於故耳。未成爲大國也。畿內之國。書傳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土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

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

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

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傳說

孔氏穎達曰。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以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明其復祖之業。所以尊顯之也。還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明虎之功。與康公同也。岐是周之所起。有先王之別廟在焉。故就之也。○謝氏枋得曰。錫山川土田。必使召虎受賜於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賞非宣王之賞。如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德。必能盡心盡力。以報宣王之德矣。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得此意。○朱氏公遷曰。前以康公之佐文武者。勉其功。此以文武之命康公者。行其賞。以上三章。皆述策命之詞。此又以祝頌之語結之也。○朱氏道行曰。山川土田。受之先王。傳之後世。豈得輕假。故必告之文人。俾從召祖受命周廟。示不敢私以重典也。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虛久反作召公考叶去久反天子

萬壽叶殖酉反明明天子叶獎里反令聞音問不已矢其文德

洽此四國叶越逼反

**集傳**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穆公既受

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

詞以考其成胡氏一桂曰曰作召公考者蓋不自有其功歸美於乃祖康公之意耳○朱氏謀璋

曰古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以祀其先祖是之謂考

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劉氏瑾曰上章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者述穆公受冊書而祝謝其君

之詞也。此復言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者。述穆公銘祖廟器而祝君之詞也。古器物銘云。邢音弁

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音恭伯尊敦。對音

邢其肴壽。萬年無疆。朱氏公遷曰。邢。周大夫名。龔。伯者。其父也。尊。酒器。敦。盛黍稷器也。

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既又美其君

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

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朱氏善曰。淮夷之服。王則有令聞矣。

然猶願其令聞之不已焉。四方之平。王則有武功矣。然猶願其文德之洽焉。若召穆公。可謂愛君之至矣。

**集說** 曹氏粹中曰。宣王以康公之事命召虎。虎即以康公之事成之。使宣王永有令聞。而文德普洽。是所



謂以康公之事成之者也。○李氏樗曰。宣王之命。召虎乃曰。來旬來宣。是不以武功為事矣。召公告宣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其臣不以黷武為事矣。君臣相勉如此。其視皋陶之靡歌。不相遠矣。○嚴氏粲曰。六章申報上之意。而納君於德也。宣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德勉宣王。蓋不矜己之功。而納君於德。意度遠矣。○黃氏佐曰。首三句。詩人但作已意。以述其事。下五句。則述其勒銘之詞。蓋於勒銘之後。竝勒此數句。以致其報國祝願之詞耳。

**總論**

黃氏樗曰。江漢一詩。乃召公還師奏凱之日。論功行封之時所作也。初則整師而往。非為邀功。特以淮夷作患。不能自安耳。次則淮夷之患除。而其功成。次則安民之政舉。而其功廣。次則即功而論賞。次則論定而賞行。次則人臣報塞之義也。○段氏昌武曰。林賢良事要曰。古者畿兵不出。所以重內。卒有四方之役。即用

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已。而調兵諸侯。又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哀荆旅。武王伐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平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考也。

# 江漢上章音八句

**集說**

陳氏鵬飛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揚州在淮南。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澍。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巖氏粲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難服。從化則後。倡亂則先。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後命召公平淮。

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定。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於宣王大雅之末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叶音甫南仲。大音泰祖。大師。皇

父。音甫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叶音汝既敬。既戒。叶音訖惠

此南國。叶越  
通反

**集傳**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孔氏穎達曰。十月之交。皇父與此皇父。得為一

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南仲。見出車篇。太祖。始祖也。大師。

皇父之兼官也。陳氏鵬飛曰。自家宰而下。謂之六卿。大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

次。詩經傳說彙纂 卷十九 蕩之什 三



大師皇父周家不特設三公皆兼我為宣王之自我也

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師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


戎兵器也○南仲為太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

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孔氏穎達曰王肅述

毛以為王不親行王基述鄭為王自親行。詩人作此以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軍也。

美之必言南仲太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輔氏廣曰稱其

世功以美大之者見當時之重世臣也。

孔氏穎達曰師嚴器備當恭敬臨之又當戒懼而處之施仁愛之心於此南方淮浦之旁國勿得崇

據為民之害也。○輔氏廣曰：既敬既戒，臨事而懼也。敬戒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國可惠矣。南方之國，則淮南諸國也。蓋徐州之夷南侵，諸國為之不安，故其言如此。○謝氏枋得曰：宣王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備，素講於家庭，定亂持危，常在其念慮一日用之，必老成持重，不以輕易誤國事矣。○胡氏一桂曰：既敬則不敢輕肆，既戒則不敢妄殺，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嚴重詳審，而為南國之惠也。○朱氏善曰：赫言其聲勢之盛，明明言其威靈之顯，是時天子親征，故親命皇父以整六師，以修我戎，軍事以敬戒為主，敬則無一念之或怠，戒則無一事之敢忽，即南仲所謂憂心悄悄也。爾祖南仲，既以敬戒而服，猥狃於前矣。爾其可不以敬戒而惠此南國於後乎。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戶郎陳行反戒我

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與不處。三事就緒。

象呂反

**集傳** 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

伯休父，周大夫。孔氏穎達曰：程國之伯，字休父。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

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三事未詳。或曰：三

氏，濮氏一之曰程。畿內邑在豐。

農之事也。鄭氏康成曰：三農之事，皆就其業。○孔氏穎達曰：犬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

原隰及平地。○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

右陳其行列。鄭氏康成曰：軍禮。司馬掌其誓戒。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



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

陳氏鵬飛曰。淮夷即徐州之夷。而服屬於徐。曰徐方者。兼徐淮

而言之曰徐國者。持言徐戎也。

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

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

以六卿副之耳。



曹氏粹中曰。此詩所敘先伐淮夷。次征徐國。蓋先其小而易者。後其大而難者。用兵之法當然也。師

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必不畱不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

○輔氏廣曰。天子親命大師以三公出將。又使內史命

司馬以六卿副之。皆所以重其事。命大將則曰整我六

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命其副則曰左右陳

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畱不處。三事就緒

者。宜也。大將則總其綱。副將則詳其目也。兵以速為上。

久則毒民而傷財。○黃氏佐曰：江漢是揚州之夷，故順江漢而下。此章是伐淮、北之夷，故順淮、浦而下。○張氏榜曰：上既敬，既戒，見不慢敵，此不畱不處，見不病民，皆行師之要也。○徐氏常吉曰：左右陳行，使行列整齊也。戒我師旅，使進退有方也。省此徐土，察其為亂者而伐之也。○徐氏鳳彩曰：甫定淮南，而旋事疆理，方省淮、北而軫念三農，民無失業，則暴亂不足平矣。

○赫赫業業

叶宜却反

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

遊。徐方繹騷。

叶蘇侯反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

驚。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

可畏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

王師舒徐而安行也。

曹氏粹中曰。雖以天子之威。靈如此。亦安徐詳諦而後動。紹糾

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

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

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集說**

王氏安石曰。江漢曰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蓋江漢武夫之事。此則王者之事也。○此章但言徐

方。則知宣王之兵及淮而未及徐方。而徐方已震驚也。此以見先聲也。次則言征淮。言征徐。末章則言徐方之服。其次序皆可考也。○嚴氏粲曰。言王師之行。赫赫然威嚴業業。然震動者。是尊嚴之天子也。王乃舒徐而安



行。依於軍法。日行三十里。進兵不急。人自畏威。徐方之人。皆絡繹騷動矣。奮揚威武。以震動驚懼於徐方。如雷之發聲。如霆之迅擊。而徐方之人。莫不震動而驚懼矣。必震驚之者。使懼而服也。○朱氏善曰。用兵之法。攻心為上。徐方繹騷。徐方震驚。雖未即順從。而已先服其心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叶暖進厥虎臣闞呼檻如

虓火交虎鋪普吳敦淮濱符云仍執醜虜截彼淮

浦王師之所

**傳**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闞奮怒之貌。虓虎之自怒也。

陸氏佃曰。言將帥之勇發於忠毅。非激而怒之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

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朱氏公遷曰：出論德篇。

截。截然不可犯之貌。朱氏公遷曰：截然以兵勢言。謂王師所在其威可畏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此章言或有不服者，君臣各奮其怒，厚集其陳而執之。王師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勢也。臨戎不可以不怒，不怒則無以作氣也。○黃氏佐曰：上章言在道是先聲，此章言至徐是後實。先加以聲，後致其實。行師之法也。

○王旅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

苞。叶鋪反。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

國。叶越反。

逼反。

**集傳** 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

江如漢衆也。薛氏應旂曰。言起六師之衆。如江漢之渺漫一望無際也。如山不可動

也。如川不可禦也。孔氏穎達曰。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

以川以川。縣縣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輔氏廣曰。不可絕

其其。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徐氏鳳彩曰。謀秘而

勝勝。濯大也。不可知。鋒銳而不可

**集說** 孔氏穎達曰。既克定淮浦之國。又進而伐徐。言王

嚴威武力。將大往而征此徐國。言其盛不可當。往必克敵也。○朱氏公遷曰。師徒衆盛而律又嚴。所以奮揚威



武而大伐之也。此用兵之時也。○淮南易伐淮北難平。故彼以召虎將兵來求來鋪而遂克之。此必天子親征。又大用其師如此。然後能取勝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叶六徐方既同天子之

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叶古

反回



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孔氏穎達曰。既降服。後朝京師而至王庭。回。

違也。嚴氏粲曰。不回謂既服而不復叛也。還歸。班師而歸也。梁氏益曰。禹

也。班還。○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也。

次三... 卷十九... 湯之什... 三

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詞。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爲戒者是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王之謀慮。信而誠實。用兵有常。伐得其罪。故兵未陣而徐方已自來告服其罪。因此歸功於王。徐方來與他國同服於王者。是天子之功使之然也。又四方既已平定。徐方又來在王庭。便是天下宴安。不須用武。徐方先嘗叛者。已不敢違命。則無復有事。王乃占之口。可以還歸矣。是武事既立。故述而美之。○劉氏敞曰。凡兵出則戒於詐。故曰王猶允塞。乃能來也。武成則戒於黷。故王曰還歸者。止於義也。○曹氏粹中曰。宣王以誠實之道。不用詭謀詐計。徐方服而來歸。而無二心。徐方來回。則由宣王推赤心置其腹中故也。○

輔氏廣曰。言由王道之信大。故徐夷自然來服。非獨兵威使然也。甫得其不相違悖。王則振旅而歸。無求多之意。既盡歸美之義。而又寓規戒之忠焉。○朱氏善曰。首章言敬戒。卒章言允塞。敬戒以見軍律之嚴。允塞以見王道之大。服而來來而同終。而曰不回。則王道之大。信有以服其心矣。於是班師振旅而歸。其卽輯干戈而櫜弓矢。求懿德而肆時。夏之時乎。故因以戒其武功之不可黷也。○黃氏佐曰。王猶。凡平日所以施於中外者。皆是詩人恐王全以爲兵威之功。故曰由於王道之大。而不獨以兵威。蓋欲王勉於王道。而不狃於武功。故曰以爲戒。亦猶前篇矢其文德之意。



許氏謙曰。一章命皇父主兵。二章命休父爲副。三章言天子自將。四章言戰伐。五章言軍勢之盛。卒章歸美於王。○錢氏天錫曰。此詩作於成功後。享美天子自將。故曰王命。曰王武。曰王旅。曰王猶。以明王道之



服遠原不在於兵威。無非歸功天子而已。

# 常武六章章八句



孔氏穎達曰。經無常武之字。美其有常德以立此武功征伐之事。故名爲常武。○李氏樞

曰。常者。有常德也。武者。立武事也。常德者。本也。立武者。末也。能盡其本。則其心在於愛民。有愛民之心。則見於征伐。無非愛民也。○朱氏公遷曰。中興之功。非威武不能致。宣王所以中興者。此詩可見矣。殷武之頌。高宗亦然。

瞻卬

音仰

昊天則不我惠。孔塤

舊說古

不寧降此

不寧降此

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

側例反

蝻

音

賊蝻

疾靡有夷屆

音戒叶居氣反

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反 敕留

**集傳**

賦也。填，久厲亂瘵病也。蝨，賊害苗之蟲也。疾，害夷

平，屆，極罟網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

許氏謙曰：周禮酒人

注：內門則用奄以守之。

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

歸咎之詞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

受其病。於是有人為之蝨賊，刑罪為之網罟。

鄭氏康成曰：如

蝨賊之害禾稼，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亦無止息時。

凡此皆民之所以

病也。



輔氏廣曰。瞻仰昊天則天不我惠顧也。固已甚病而不寧矣。又降此大亂。使國家之勢。隍杌不安。而士與民皆病也。小人而為之。蠹賊者。無有平夷。屈止之期。刑罪而為之。網罟者。無有平夷。廖愈之望。則士民之病未已也。○季氏本曰。君心定則國定。國定則民受福。而昊天為能惠矣。○何氏措曰。蠹賊比當時用事者。如師尹。皇父。虢石父輩是也。

○人有士田女

汝音

反有

酉由二音

之人有民人女覆奪

徒活反

之此宜無罪女反收

殖酉殖由二反

之彼宜有罪女

覆說音脫之



賦也反覆

劉氏濟曰。女反有之。奪之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

收拘說



赦也。

謝氏枋得曰。宜無罪者。反拘之。宜有罪者。反赦之。亂世之君。刑罰不中。皆此類也。

**集說**

廖氏剛曰。先王分人。以土田。民人所以崇德報功也。必其有顯罪。然後可以奪而有之。今則土田人

所宜有也。無故而反有之。民人所能治也。無故而覆奪之。此宜無罪。而反收之。則人懷不免之虞。將無所措手足矣。彼宜有罪。而覆說之。則惡者無所懼。姦宄熾而禍亂滋矣。○輔氏廣曰。上四句承上章蝨賊之言。而述其侵牟奪取於人者。反覆無常也。下四句則承上章罪罟之言。而述其拘繫縱釋於人者。反覆不當也。○何氏楷曰。土田人民。乃諸侯卿大夫所有。無罪有罪。則兼括士民而言。彼淫刑以逞。惟賄是求。其待諸侯卿大夫。已如此矣。又何有於士民乎。宜其刑宥之顛倒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反古堯為

鴟處之反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叶居反亂匪降自天叶鐵

因反生自婦人匪教匪誨叶呼位反時維婦寺

**集傳**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

美也梟鴟惡聲之鳥也長舌能多言者也孔氏穎達曰以舌動而為

言故謂多言為長舌論語云駟不及舌亦謂言為舌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

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

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

之哲婦而反為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

若是則亂豈真自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

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

耳豈可近哉王氏安石曰幽土如上所刺則荒昏故也其荒昏則婦言是用故也上文但

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為

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

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歐陽氏修曰女色而已宦者之

禍非一端也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

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

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



**集說**

王氏質曰。此推言。姦賊罪罟所由起。自婦人寺人也。○輔氏廣曰。此則始言其致亂之由。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便判得男女之德不同。婦人而有男子之德。未必不為禍也。懿厥哲婦。指褒姒。非不美也。非不哲也。而為梟為鴟。非不能言也。而適為亂階。厲字。便應首章厲字說。故下文便說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也。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者。又所以結上文長舌之言。他人之多言。則有教誨於人之益。若婦寺之多言。則非誣譖夫人。則我敗於已而已。豈可近也。先生發明婦寺相倚而為奸之意。而併取歐陽公之說。以為戒。其意切矣。○朱氏善曰。哲夫成城。言其智謀之可以立國也。哲婦傾城。則其智辯徒足以亡人之國而已。然言之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又非特婦人而已也。雖奄寺亦然。蓋有嬖妾以蠱惑於內。必有奄寺以煽亂於外。其可以莫之察乎。○徐氏光啓曰。正人君子之言。足以為我教誨。若婦寺之言。則敏對以成奸。飾巧以亂實。為譖為愬而已。何教誨之

有。此詩人微  
婉之詞也。

○鞫人伎之鼓反忒子念反諧子念反始竟背音佩叶必墨反豈曰不

極伊胡為慝如賈音古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

休其蠶織。

**集傳** 賦也。鞫窮。胡氏一桂曰。鞫如鞫獄。伎害忒變也。諧

不信也。竟終背。反。胡氏一桂曰。背如。極三慝惡也。賈居

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

業。○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之言。其心伎害而變詐

無常。既以譖妄倡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則亦不復

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為慝乎。孔氏

穎達曰。佞人似智。效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

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

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

為慝哉。



鄭氏康成曰。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紉

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亦猶是也。○輔氏廣曰。知則哲也。辯則長舌也。此亦承上章而言婦人而有知



辯者之為害也。以其知辯窮人之言。用心伎害。而變詐  
讒慝。不知自咎責。而但曰不為害。此說盡婦寺之情狀。  
○胡氏一桂曰。譬如君子當求仁義。賈利三倍。不當君  
子是識婦人當事蠶織。朝廷公事。不當婦人是預。今也  
不惟使之預於公事。又且聽其譖毀。惟婦言是用。其欲  
不速亡得乎。○朱氏公遷曰。君子喻利。則害於義。婦人  
謀政。則害於治。

○天何以刺。

叶音砌

何神不富。

叶方味反

舍爾介狄維

音捨

子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

**集傳**

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弔。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

何用不富王哉。

毛氏萇曰。富。福也。○朱氏公遷曰。用。以也。天何為而以禍亂責王乎。神何為而

不以盛大之業富王乎。若問詞也。

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

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不思。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為

忌。何哉。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菑而

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

矣。或曰。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

晉語。史蘇曰。有男戎。必有

女戎。注。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猶兵也。



范氏處義曰。謹其威儀。如側身修行。無敢戲豫。是也。○王氏質曰。天何以災異而責王。神何以不富

盛而厚玉則天神之意可知。夷狄不問而惟我相忌。怨之辭也。菑則不弔。不畏天者也。威儀則不善。不愧人者也。有賢人相助。猶或庶幾。又云亡則必殄瘁矣。亦怨之辭也。○謝氏枋得曰。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今幽王自亂於威儀。不類乎人。君之威儀矣。又曰。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亡則身必喪。賢人亡則國必危。殄如脈絕。瘁如病危。○朱氏公遷曰。上二章言婦寺不可聽任。此章極言聽任婦人之言。以重結蝨賊蝨疾之意。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佳傳**

賦也。罔。苦。優。多。幾。近也。

鄭氏康成曰。言菑異譴告。離人身近。蓋承上



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警王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季氏本曰罔。即上章所謂罪罟也。罔優則投之者多。罔幾則入之者近。人之云亡。蓋以此也。

○**觥**

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

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

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叶下五反

藐藐昊天。無不

克鞏。

叶音古

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同上

**集說**

與也。觥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

固也。

孔氏穎達曰。謂能固其王位也。

○言泉之澆

甫問反

涌土出。其源深

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

朱氏公遷曰。此為事物有所從來之意。蓋以源

泉之深。興憂心之久也。

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

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

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

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隄說**

范氏處義曰。昊天雖藐。藐高遠。然未嘗不仁。愛人君。無有不能鞏固我國之理。王誠率德改行。尚可用以救後來也。傷其大壞。尚欲救之。此詩人所以為忠

厚歟。○呂氏祖謙曰。克能也。幽王之國勢。自人觀之。則

不可扶持。天則無不能鞏固也。雖然，所謂天者，亦豈可  
外求哉。○王氏質曰：泉久則愈深，心久則愈憂。此時不  
在我先，不在我後，適然當此，豈非天乎。傷之辭也。苟能  
不忝於祖，尚可救其後。所謂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此又愛之辭也。○何氏楷曰：鞏固之道，惟在法祖而已。  
去讒遠色，賤貨貴德，此文武之道。王當倣而行之，遊羣  
蠹，親善類，毋自忝於皇祖也。救者，維挽之謂。對往  
日言為後。幽王果能猛圖補救，當自今日始矣。

**總論**

姚氏舜牧曰：幽王之壞，在維婦寺之聽。若設罔  
罟以待天下，而君子遠遁，國事終不可為者，故首  
云罪罟不收。後云天之降罔。○錢氏天錫曰：詩中雖竝  
言婦寺，當以嬖褒姒為主。蓋女謁盛，故寺人親，婦寺近。  
則正人疎。此定勢也。故詩人憂人之云  
亡，亦欲其用正人以承克鞏之天而已。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集說**

廖氏剛曰。蕩之詩。言傷周室大壞。瞻卬。召旻。言刺幽王大壞者。蕩。主言天下無綱紀文章。故稱周室而傷之。瞻卬。召旻。主言蠹賊其民。故主幽王而刺之。○黃氏佐曰。案鄭語云。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詩蓋九年以後所作也。亂已至此。猶欲遷善改過以圖福。是則詩人之忠厚也。○鄧氏元錫曰。瞻卬曰無忝皇祖。式救爾後。召旻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變雅終而汲汲乎天人治亂之思。是救之之道也。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

息浪反叶 桑郎反

瘧

都田反

我饑饉民

卒流亡。我居圉

魚呂反

卒荒

**集傳**

賦也。篤。厚。瘧。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

何氏楷曰

拒守在外。故為邊垂。左傳聊以固吾圉是也。

○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

饑侵削之詩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謂天曰旻。本望其閔下。今乃厚降喪亂。病我以饑饉。使人民卒皆流移。內而國中。外而四境。卒皆荒蕪空虛。豈非疾用其威虐乎。所謂閔下者。安在哉。○輔氏廣曰。言天之威怒甚為急疾。故其所降之喪亂甚厚。病我以饑饉。使斯民盡以流亡。內而國中。外而邊境。悉皆荒虛也。此與瞻卬首章同。皆極言其喪亂也。○劉氏瑾曰。此詩刺王而首言旻天疾威。又信天篤降喪。下章又言天降罪罟者。固為無所歸咎之詞矣。而首章則言饑饉之舊。卒章則言侵削之事。餘章則皆言用小人之事也。

○天降罪罟。蟲賊內訌。

反 户工

昏椽

反 丁角

靡共

音 潰

清回通實靖夷我邦

叶卜工反

**集傳**

賦也。訏。潰也。

孔氏穎達曰。以訏字從言。是爭訟相陷。故致潰敗。○胡氏一桂曰。小人之

害在內。蝨賊之害稼

昏椽昏亂椽喪之人也。共與恭同。

亦在內。故曰內訏。

蘇氏轍曰。昏椽。

一說與供同。謂共其職也。孔氏穎達曰。王所親任之

羣小不恭之人。

小人無供。潰潰亂也。回通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此

其職事者。

蝨賊昏椽者。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

所以致亂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言所使靖夷我邦者非其人也。靖與俾子靖之同意。夷與亂生不夷同意。○廖氏剛曰。



治民者必得明哲之師慈惠之長與夫肅又正直之人然後民以安而國平今皆反此則非特不足以靖夷我邦也小大內外昏而不明極而肆虐靡共而慢侮潰潰而泯亂回適而邪曲是能相率以為亂而已幽王何恃而不大壞耶○輔氏廣田此章言致亂之由蓋賊之入內潰其心腹昏極之人靡共其職業但相與為潰亂邪僻之行而王乃使之治平我之邦國則豈不至於危亂乎

○皋皋訛訛音紫曾不知其玷丁險反兢兢業業孔

堧已見上篇不寧我位孔貶

**集傳**賦也皋皋頑慢之意毛氏萇曰皋皋頑不知道也爾雅疏舍人曰皋皋不治

貌之訛訛務為謗毀也蘇氏轍曰訛多讒謗也玷缺也堧久也○言

小人在位所為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

**集說**

輔氏廣曰此又言王之舉錯顛倒錯謬用者不賢而賢者不用夫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臨亂之君所以必用夫小人者蓋以其心實不知其惡耳然亦舉舉訛訛者善於毀人以自蓋故也立亂人之朝而獨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則豈容獨立哉終必為人所擠排也。○朱氏公遷曰此章言共舉枉錯直亦推言致亂之由也。○何氏楷曰兢兢業業形容憂時供職之心即末章召公之流所謂不尚有舊者也我代為兢兢業者自我也位所居之職位也勞於趨事而不遑安寧如我者反不能安其位而遭貶黜其顛倒錯亂如此十月之交篇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正謂此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

集注

作遂茂如彼棲

西音

苴七如

我

相息亮

反此邦無不潰止

叶韻

**集傳**

賦也潰遂也

孔氏穎達曰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故以潰為遂○嚴氏粲曰谷風有

洸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適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怒遂之棲苴水中浮甚者為潰遂亂之甚者為潰亂皆一理也

草棲於木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王無恩於民致使下民如彼歲之大旱其草不得申遂而盛茂也○王氏安石曰民蕩

析離散無復生理故如彼棲早也○廖氏剛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今民用蕩析流散無復生理則邦其有不



潰者乎。春秋傳曰。國亂曰潰。此序所謂大壞也。○朱氏善曰。歲之旱則草之生於谷中者。且不能以遂長。況其棲於水上者。安得而不枯槁乎。國之亂則民優於財用者。且不能以自給。況其窮而無告者。安得而不流亡乎。是以我相此邦。無不潰亂者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

稗薄賣反

胡不自替職兄

音況下同

斯引

叶韻未詳

**集傳**

賦也。時是疚病也。疏糲

音

也。稗則精矣。

朱子曰。九章粟米之

法糲十。稗九。鑿八。侍御七。糲

米一斛。治而成稗。則九斗矣。替廢也。兄。悅同。引長也。○

言昔之富未嘗若是之疚也。而今之疚又未有若此之

甚也。楊氏慎曰昔時之富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疾言君子之失志也。彼小人之與君

子如疏與稗。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

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悅引長而不能日已也。輔氏廣曰愴悅

謂憂亂而無情緒之意。

蘇氏轍曰疏麤也。稗精也。君子與小人精麤之不同。可指而知也。小人曷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乃自

任以長此亂也。○季氏本曰。獨疏稗精各有其分。宜疏而精。猶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諸叶

仍反。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叶姑弘反



賦也

輔氏廣曰。有問此章集傳作賦體。竊疑是比體。未知如何。先生曰。作比為是。

頻厓

溥廣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

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

不云然也。此其為害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專為此故。至

於愴怳日益弘大而憂之

王氏志長曰。上章職兄斯引。言其憂之長。此章職兄斯弘

言其憂之大。曰。是豈不裁及我躬也乎。



集說

范氏處義曰。頻水涯也。中水源也。池之所以竭者。由其涯之疎漏也。泉之所以竭者。由其源之他泄

也。今池竭而不言自頻。泉竭而不言自中。是不知弊端之所由。失其救弊之道。終於竭而已矣。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闕國百里。今也

日蹙子六反國百里於音烏乎音呼哀哉。維今之人不

尚有舊叶巨反

**集傳**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蹙促也。○文

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

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

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眾。及虞芮

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焉。朱氏公遷

曰。召公宣布德化。其流行之速自然。非以力強取之也。今謂幽王之時。促國蓋大

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孔氏穎達曰。言日辟日蹙。甚言之耳。不得一日之間。便有百里之效。

又歎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

哉。曹氏粹中曰。當是時。去宣王中興之日不遠。其舊臣故老無尚存者乎。言有之而不用

耳。



范氏處義曰。此章傷幽王土地人民日以削小。故有辟國蹙國之言。先王受命。召公能使教明於南

國。化行於江漢。是日辟國百里也。幽王用非其人。交侵背叛。是日蹙國百里也。悲傷之極。思有以救之。在用舊德之人耳。維今之人。豈不尚有舊德者乎。何為不用也。  
○輔氏廣曰。此則明言先王用得其人而興。今日用非

次尾寺經書院藏書  
卷十七  
蕩之什

其入而亂。任用一乖。而效驗大異。因歎舊德可用之人。天下豈盡無哉。特以不能用而隱伏不見耳。○陳氏櫟曰。前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擢用舊人。審如是。則否猶可泰。危猶可安也。豈至有犬戎禍哉。

**總論**

錢氏天錫曰。此詩刺王用小人。故饑饉侵削。無不因之。以致耳。篇末有惓惓望治之意。

#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集傳**

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

以別小旻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首章。卒章。雖有召旻之字。而其文不次。作者錯綜以名篇也。○陳氏傅良曰。



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風之終。係以豳。雅之終。係以召。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劉氏瑾曰。此詩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旣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變風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九